

聖武記

函  
十二  
冊  
丞

聖武記卷十一

武事錄記 兵制兵編

邵陽魏原謹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武明萬曆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百人編一佐領國語牛采章五佐領設一參領

領十五百人國語甲喇章京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國語固山章京每都統設左右副都統

國語梅勒章京八都統是為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為一也國語統率領之稱前此皆國語

京語編額真旗其額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佐領十有六共四百佐領每佐

領編壯丁百有五十及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為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

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為八旗兵二萬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歸八漢軍自

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於滿蒙漢八旗之外設索倫錫伯及察哈爾兵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

兵從 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輝防守 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準塔征山東之兵豫

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萬合之京師宿衛之兵已不下二十萬人其徵於外藩者惟科爾沁等

部而已其後遂以存京師者為禁旅而分鎮各省者為駐防定兵額約二十萬佐領丁壯雖增而兵

額不增故乾隆後會典所載京師滿洲佐領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至二百有四漢軍佐領至

二百六十有六駐防佐領至八百有四共二千佐領之數而兵猶是額計每佐領合兵多不過八

九十名而已至於八旗禁旅雖分隸八都統然惟驍騎營之馬甲滿洲蒙古每佐領下馬甲二十人  
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人領催馬甲之優者選為領催以司研籍俸滿每佐領下  
人此三項馬甲共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人領催五人共滿蒙漢佐領千有一百五十一人計領催  
五千七百五匠役每佐領下有弓矢鞍轡等匠總武備隸之其不隸都統者則備折衝曰前鋒每佐  
十有五人匠役院挑補共匠役千有三百九十一人隸之其不隸都統者則備折衝曰前鋒每佐領下  
二人共千七百七十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處營驛曰護軍每佐領下  
皆滿洲又健營二十人即雲梯兵也亦在八前鋒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處營驛曰護軍每佐領下  
洲萬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習遠攻曰火器鳥鎗每佐領下六人滿蒙共五十八  
六十八人又有國明固額軍亦在此挑補百習遠攻曰火器鳥鎗每佐領下六人滿蒙共五十八  
百八十八人內外城上共設砲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一百十人砲甲每佐領一人滿蒙共八  
位運蓋溝橋演放白塔山設砲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一百十人砲甲每佐領一人滿蒙共八  
內大臣六百名為行圍進哨之用亦以領侍衛內大臣為總管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漢軍  
驍騎營內之砲甲每旗四十人總牌兵百人為總管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漢軍  
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則合滿蒙漢為營而皆隸於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十八人共萬有五千九百  
三十人漢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一千六百六十六人步軍十二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又有  
共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滿蒙漢步軍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又有  
五城巡捕營步兵萬人則隸旗兵而亦隸於步軍統領八旗步軍則曰統領其轄旗步兵則曰提  
督實一官又有此綠營之附於禁旅者通計京師之兵滿洲蒙古漢軍綠營四項共十萬有奇而餘  
左右翼副之

滿洲養育兵有米者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無米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  
蒙古養育兵有米者三千二百七十九人無米者千二百二十四人漢軍  
養育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皆不給米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堡  
共三項養育兵二萬七千四百有八人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堡  
輔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折強

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寢千四百十守園場八

五十盛京吉林守邊門七百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於將軍都統

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於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斡爾兵巴爾虎兵

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於八旗焉打牲佐領九十

有七黑龍江將軍統之游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爾蒙古為最大佐領百有二十察哈爾都統統

之其吉林打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師者半

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舉天下不敵閩中以為居重馭輕者適示天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有

火器始於康熙前鋒營有健銳始於乾隆圓明園有護軍始於雍正

綠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戩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

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

萬三千八百三十有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

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四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

萬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標兵并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

鎮并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一百八十有八內有

九百九十四廣東水陸六萬九千五十有二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雲南四萬二千五百四十有

報將軍標

九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內屯軍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共總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閩廣最多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

我朝用兵異於前代者有二曰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朝恢安南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我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三萬至於康熙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岳鍾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高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三萬明瑞兩路入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剿吳逆各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當元涿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三千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臺灣八百餘萬即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率皆加賦取之於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畧專恃本兵我朝悉稟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關加以賞罰嚴明無過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我朝騎射長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於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于西藏將母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於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桂曾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

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徵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天時地利

八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衛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皆歲支米二十四斛磁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前鋒親軍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綠旗兵餉之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皆月米五斗各有領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歐羅巴各國兵月給洋銀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稍優厚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計各省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再增加欲優養勤練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為選鋒予以雙餉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額以為津貼精壯之數使邊省各有選鋒六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技勇一可當百庶壘壘一新黎養不采而國家經費仍無所增或謂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十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廢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於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

雍正中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復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詔以即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十萬兩今已增至七千八百萬兩尚何不足而

不敷財賦富近今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尚不及百萬至各省武職各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 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官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萬兩今即增費三百萬尚歲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遵依前 旨施行及嘉慶十

八年議開豫工事例戶部尚書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于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銀例收銀七百餘萬九年衛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餘萬十一年捐輸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年續增土方例三百五十九萬尚不抵武職挑補名糧之數請 勅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減則減於是十九年閏二月 詔曰乾

隆間部議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即逆料及數十年後經營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儲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蠲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為政費因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尚八十餘萬此 國朝兵餉出入一大關鍵

順治初年既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尚未入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

粵虎旅四出供億鉅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十五萬而諸路共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十出浮于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而

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費且蠲賑歲需悉取給于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王雷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賦財復去三分之一關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敵者可知今見于方畧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効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播夫馬舟船器械弓矢名需索苛派甚至革金置產福省購妾無一不達

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繁又可知也

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

能戢大難而造丕基也昔胡鞅締締造而有餘後豈店堂履辱而不足司計之臣必當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初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開兵動支大半乾隆初

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及折贖開闢之積動帑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十餘萬及四

十一年兩金川用兵費帑七十餘萬乾隆六十餘萬為有一千餘萬經部核議是年 詔稱庫

帑仍存六十餘萬及四十六年之 詔又增至七十餘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

糧二次 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而五十二年之 詔仍存七十餘萬又道光



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為 國計所成之極或自嘉慶至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費用始每萬萬共  
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而收之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而豫東例收尚不及新疆金川兩

次之數若云河工獨賑則乾隆中亦承前無若云八難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有定不以人衆而增

餉若云錢銀出洋實昂則上累官民不以此而耗夫 國課乃博節倍昔而司農告絀亦倍昔何哉

曰武職名糧外尚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二也順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祿

數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百十三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則錢糧奏餉

七分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其十年

思免一次是以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宗室者未嘗不累於 國計而銀價

日昂之數在官民者亦終逾欠夫 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

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捐輸捐封捐吸等 鹽課未足額

三也 順治中各有監保共二百餘萬則耗羨歲餘四也 康熙中開差各員不無虧餘且不足正是

乾隆中監保則五百七十餘萬則耗羨歲餘四也 康熙中開差各員不無虧餘且不足正是

皆雍正十餘年清釐整飭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葺宮禁宴驛旬詩註云戶部總冊奏上年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

餘內俸薪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而銀餘一千八十一萬餘而是年歲留協防

撥本不及正賦四分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請歲用約餘銀五百萬而即增兵餉尚

餘銀二三百萬今此辭句已在增兵增餉之後安得反嚴餘千萬以外其不可解一也又稱平定西  
郵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雍正時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末平定以前陝甘兵餉  
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

詔稱西陲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  
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紀略則又稱節  
省二十餘萬已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  
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有八千增餉五十  
餘萬此項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內地兵單而設是西陲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而陝甘  
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紀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以後言之也至  
因陝甘增兵而并議及挑補名糧徧增各省之兵則又別為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換防缺額  
原可移腹地省額之兵以補之即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  
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徵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  
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蘆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  
七萬三千一百兩落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  
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此歲入四千

餘萬之大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田  
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十餘萬實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  
一百兩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  
餘萬兩滿漢兵賞卹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  
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每船開銷料銀  
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旗丁歲不下數十百萬賄  
回旗人舊園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  
十餘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  
銀十二萬八千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等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  
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千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  
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麥豆秣銀八萬三千五百六  
十兩宮殿苑囿內監二千四百餘人所食錢糧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  
錢糧及河災庫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餘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

皇清三通均無明文蓋時奉時詘不能定數

國朝馬政有三自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馬兵月給草豆

二兩五錢此所謂營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六十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廠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草地游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坊地日削軍民困 孳養歲費不貲流弊遂不可問我 朝既平定哈密其地為牧場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廠其掌於上如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廠而內地如 朔方之項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占膏腴之地為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 諭曰宋

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尚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駒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此制邊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懼北寇之抄掠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例捐輸酌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為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約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 敕戶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

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首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真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善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陸覽其亦有疏請保舉毋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 詔曰據

湖南巡撫浦霖奏耒陽生員賀世盛私造罵國策呈閱有云捐路終為財動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

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即止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請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飭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為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考者也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開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承平日久人思報効每次皆十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撥納并給僧道度牒准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即奉 上諭永免僧道納銀給牒尤唐宋明以來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吉林則以柳條結邊為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建山分陰陽則寒暖判然即長城亦同然游牧之地所重莫如臺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口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各卡倫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蒙古稱軍臺始於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伊犁時而周密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爾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為止凡四十八臺凡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中間暫卜尊丹巴刺麻與喀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報皆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故官吏有罪者効力軍臺近日則臺

員吳憲若各以賞募蒙古代之壞其費曰奉費其分達四部者又有空爾喀自備之驛及冊汗冊王  
冊妃冊格格賜賜祭朝使至則設之王貝勒等自備夫馬伺畜牧警晨夜過則報馬不在官設臺  
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即位後惟四善政一平定全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皆立營四各處  
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減金並舉知部傳之關於塞外也募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幹難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政而  
籌運之事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兵不恤駝馬中運餽饋而宣夏鎮兵以總  
兵殷化行有備無患令多槁而需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行寇虜燒荒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  
餘糧以繼滿兵之乏夫非同此塞外乎中路則

聖祖自將之每駐營

上親於近帳之

地指示泉脈有曰善達者地產而潤有曰賽爾者山間溝徑此二地皆尺許即見泉有曰布里托者  
叢草積潦水多不佳有曰克布爾者水潛地中野驛以蹄拱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呼草最宜馬  
駝之食又以馬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之惟碾車糧車行沙磧不能連乃改  
用駝負以行夫以九五之尊而親與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不獨全軍挾纒且盡  
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北塞等乎故曰善達視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  
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恆駝之法莫詳於張鵬湖之西使記較屨以護其肉峯扁鞍以護其  
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為皮鞋以護其足杖整臥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

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後脫馬不苦於水草若夫屢師德都督豐州親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法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初斬將奉旗殉難死綏之人往往僅陰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復五省凱旋僅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力戰川陝破走滇逆僅封子壽至乾隆四十年始概予世襲因昔蓋承平久則人習晏安非此不足以振勵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舉以固原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舉單騎登樓擊鼓號召賊懼而退斬十餘生擒四十餘人擊敗其攻城之賊即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為邁斯漢所阻 詔革邁斯漢職即以

高天喜代為參將明年擢總兵任舉之捐軀於金川也

上為泣下

詔言朕以小醜跳梁

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卹以抒憫痛高天喜之死綏回疆也

御製詩悼之謂綠旗中第一

人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

面赤是為血勇嗚呼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子廉頑立懦矣

高宗之馭將也賞因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訥親張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王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涼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爾哈善參贊哈當阿都統順德訥提督烏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訥世通辦事大臣十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

李璿升參贊領兩全額蘭州之役林繼督勦兩經布政使王廷普王宣望賞不遺賤而罰不寬璿故  
能使將士用命曰臣不疑及四五年以後始日事寬大故臺灣道統之恒瑞任承恩黃士簡石峯  
望安南燕茹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夫律之永保密選樞重幹每後八議免其伏劍故未有罪不上  
聞考

曠从舊儲養中樞儲養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滿選進者固不能濟若  
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  
又往往違為他官規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高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  
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  
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平日則總督本兵政務或欲巡  
閱邊務即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邊調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  
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尚書外有總督皆缺即以其資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  
也又鐵傲疏曰臣聞正統成化間邊部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  
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院充邊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政  
誠使酌往準今復巡視之制庶萬里如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彙春及疏曰洪武初疆外之寄悉  
屬武臣以為榷鼓指麾非監儒所能辦也及成化間衛所皆故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校



宗兵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緝紳用事介冑俯首雖有總制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儲統將帥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擅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武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試中式舉人願試騎射如洪武三年例試中註冊內以為兵部主事外以為軍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定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貪狹警厲者或謂弓矢馳驟未必能為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之友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志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為帖括章句之技若夫武舉挽強引重不過可得處材即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規器械不致以闕外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分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字皆異於今日

按玉守仁唐順之韓維皆以文臣善騎射見之集賢堂

友人相鄉謝興峻曾以四川叙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為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為強尤長於山巖地苦寒所食惟芫菁採苦菘牛羊人皆悍勇貪利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土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為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間最耐霜雪惟畏內地風暑雖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遠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此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鏡佛背負大罐必誠定景糧備約又二三

勅登山越嶺如平地火鎗較管鎗重而堅能命中及遠無虛發每行軍必爭前鋒北落後如大小全川同隊必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詳然爭先惟撤兵時可留以殿後每日安營畢即演火鎗角勝負盡以小石為的夜則燃香為的間有賊奮臂前驅十數人輒群易千人夜搜夷寨謂之摸樁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過百人懸崖密箐各攜一鎗以火繩揮映輒離營三四十里或在六十里冥搜力捕黎明必斬數十級并獲糧物牛羊馬匹若干呈獻邊賞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不過三人賊或滾木擂石隱身山石以避木石過則復進迨鎗可及始轟擊之若十數隊登山隨以大隊疾登賊衆無不望風而靡矣其頭目悉遵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出征時照職倍給錢糧甚以為榮道光十七年調大小金川屯兵千兵在營給予兵之糧歸伍則仍食五百人之餉其頭目等曾請歲設千兵屯額有事可以三千名聽調倘當事允行實攻疾疾之鳥喙然後知前此以彈丸抗四海全力者非僅恃險而已夫內地養兵一糧尚不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當十且兩兵而食一糧又自請增額一千額以三兵而食一糧則是養千兵得二三千兵之用也奈何尚斯之哉

又言四川野夷在萬山之中越嶺越邊馬邊雷波四廳漢地環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間可通雲南東南自雷波西北出越嶺長約千三百餘里廣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嶺老林絕無門戶必翻大山然後入一入其中即多曠衍產青稞包穀油麥苦苣蘿葡紅稻以多畜馬牛羊為

富不善種植專虜漢人代耕沿邊山林價賤糧輕故川楚貧民爭往墾荒散處崖谷界于夷漢間為  
熟夷衣冠語言雖異與民耦俱無猜惟涼山內生番則睥目眈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數百十  
支其夷謂之黑種厯虜漢民入內亦化為夷謂之白種黑少白多黑主白奴眾且數十萬皆巖栖穴  
處盛夏則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為之隨時折徙而平曠之處往往反虛無人出巢入寇則數支  
糾百餘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各懷旬日乾糧風餐露宿無須錫飯秋成後來割芟掠遺兵勇既  
集已各回巢矣婦孺子女轉售深巢備或追贖必重勒財物鹽布乃還弁兵熟夷從中乾沒獲利  
近數十年來邊民不聊生文武吏屢奉檄搜勦長道路之崎嶇風氣之寒苦但言目前不籌久遠或  
張皇其勢以為非數百萬帑餉不行或蓄意食瘡以為虜疥不足患或置燭於荒僻無人之地或倡使  
民避寇之議兵怯賊驕日甚一日然夷貌雖獯豸非有技能以攻則無火器甲冑雖頑之玩以守則  
無壁壘燭堡難破之堅以戰則無節制號令奇正之術惟習柴弓弩箭短刀長標少壯為舍居前婦  
女號呼助陣夜或燃炬數里以張聲勢官兵殫其前鋒輒各為獸散指入深箐或乘巖柳木石伎倆  
如斯不過恃其巢穴深遠門戶險阻而已如欲攻土歸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馬邊之萬石坪峨邊之  
化林坪越嵩之馬日四連昌之歸化汛去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練勇五百金川土屯五百約計  
共萬人運糧夫得半之資成勇幹公廉之須將道府數員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漲不可用兵外專於  
春夏秋三季倚角結營并力搜捕但殲除其最强悍數支餘皆風靡半年即可盪平需軍餉不過數

十萬設立一廳一協徒蜀中無業之民開種屯田伐其林木以構廨舍開其金銀銅礦以助兵餉不惟除外患並可利內帑實一勞永逸之策

四川提督舊駐雅州控制邊陲其督駐成都自乾隆中岳鍾琪始後遂沿以為例一城中有將軍標有總督標有提督標材官塞衝脫中諱市在嘉慶末年已有提標叛卒邱占鰲之變上年有奏請移提標於雅州者四川大吏覆奏以同城便於會商居中易於控制邊管難於籌款為詞試問互隸提督駐古北口陝西總督駐固原甘肅提督駐甘州湖北提督駐襄陽湖南提督駐常德江蘇提督駐松江浙江提督駐宣波福建水師提督駐廈門陸路提督駐泉州廣東陸路提督駐惠州雲南提督駐大理貴州提督駐安順除廣西一省外固初廣西提督亦駐雅州孰是與督撫同城者豈皆無會商之軍事控制之形勢乎提督舊駐雅州即可抽調附近協鎮營兵以為雅州之提標原不必盡移省會原額之兵令其學家遠徙也省標即可改補近城各營汛亦無款汰之虞也何費之難籌何營之難建乎况省標之兵游惰浮慕華衣美食固不習邊徼之荒涼亦無益於邊徼之禦侮何必以苟安畏難之心阻控險安邊之計

昔周世宗懲宿衛之驕驚簡閱壯怯召募驍勇遂以南征北伐而無敵龐樞密汰廢庸之冗兵身任勞怨力破羣議遂裁老羸八萬而無譁故蘇軾胡寅之論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銳分等級為先務蓋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軍之領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當與散卒班馬其餘不過以充營

勢備輜重而已又甚者養游惰飾觀聽則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餉即一餉之費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藝祖開寶初三十七萬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萬有奇真宗天禧中兵九十一萬有奇仁宗慶厯中兵百有二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皆增於遼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諸世遂循為定額及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其餉則取諸經總制錢加於正賦外者千七百萬貫倍多於祖宗全盛之舊而軍益不統明之末年加練兵十有八萬歲餉則餉練餉在千有七百餘萬弊亦同之故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則知所以救之之方故前代之兵莫少於開國亦莫強於開國

國朝軍需因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違者尤甚乾隆狂瀾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 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倍給雇價然多供有司侵潤未必寬差徭以實惠也其見

於趙氏翼營暇雜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經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候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為成例近年徵收非積欠發憤上控不能裁革 咸世忠嘗尚如此况前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可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有餘者其制勝愈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犯其將領必能破賊兵過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撫必能治軍雍正中樂西民岳鍾琪進單

營法仿印卷舊制而損益之其車廣二尺長五尺一夫推車曰夫夫獲之五車為伍廿車為車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以載糧械夜則圍聚為營戰時兩隊長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之其餘五隊則圍衛元戎以防賊入劫營

世宗命滿洲護軍習之遊車騎營法其制嚴重難以遊行和通洶之成旗靡輟亂道逢塞塞士多死傷雖由主帥輕敵陷險而論者歸咎于車營之不善張廣泗遂奏罷之考車營之制宜近城堡相犄角乃為萬全非長驅擣巢之制尤非所施于伊犁三嶺之際或曰衛青用兵漠北何亦以武制車自環曰此設一大將旗鼓居中環輜車以代鹿角為各兵依歸制虜騎衝突而騎兵張左右翼出戰于外是以車為體以騎為用非即以車營戰也且戰于平原廣漠非戰于山谷也準滿隔入寇烏湖布通之役虜以萬駝縛足掛地背加箱枳蒙以溼氈而於紫際施弓矢謂之駝城亦為不可敗之計我兵隔河以子母礮破其駝又以步騎逾河遶山橫破其陣左虜營無礮弓矢不如我礮之及意故為我所敗若中國禦寇沙漠以我礮制彼弓矢則駝城之制似較車營尤得力若東南與海寇陸戰地狹且險則車戰大礮又不如扛礮得力

軍事莫重於轉餉而轉餉莫難於塞外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臺為中外之關鍵大學士總督黃廷委任之其時羽徽星馳士馬身糧器械萬堵倥偬廷挂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廷挂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啓視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日擊且每稿給印畢即以手覆故一切神速毫無留滯五年用督僅三千萬兩及金川則已七千萬及

川楚則中戶腹地而用帑至萬萬以外視西征絕徼反數倍過之明亮言昔隨明瑞征回部時軍中大帥惟供肉一葷鹽酪數品及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營荒糜開蟹魚珍錯瓶三四十品而膏餼犒之費不與焉凡糧臺地玉器裘錦成市饒獻賂賄博揮霍如泥沙理餉之員如建昌道石作功煇定和府劉佳琦皆乾沒鉅萬蓋承福康安李侍堯豐亨裕大之餘習糜費耗盡為從來所未有予乎昔廷桂之反

高宗宸翰輒悼深歎才臣之不可再得焉

治習不察積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計掌故道聽塗說其究至貽誤于家國嘉慶以來談度支者動以乾隆開闢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為詞無論各省解甘肅出關之餉成止百有八十萬並無三百萬之多且其餉皆即內地陝甘兵家方兵東三省兵原額之餉移往新疆駐防並非增諸額外而西師息警後歲省防秋戍塞之費更不知凡幾故乾隆庫藏之盛皆盛于二十年新疆定底以後而非盛于二十載以前若西餉果耗國用則乾隆中葉即應久形空匱豈六十年之庫藏真天降地出乎新疆經費至嘉慶道光而始有乎不講求河工海禁名糧宗祿而反咎新疆大惑不解者一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李鴻賓奏南漕運米一石合計漕項河費每石不下數十金又協辦大學士劉權少曾奏南漕每石需費銀十八兩考南漕四百餘萬石若每石需費十八兩則每百萬石即需銀千八百萬盡 國家歲賦四千餘萬尚不足運南漕之半有是理乎即并民間協貼幫費計之然江蘇糧艘受米六百石每船幫費約計洋銀千圓不過一兩有奇故自昔相沿有南漕幫費五百餘萬之

說加以漕項每石一兩

漕計之

河費每石一兩

南漕歲支三百餘萬

及屯衛之田通倉之費糧艘改

修之款綜計每石出於官者總不過每石三兩加之出民者一兩計南漕每石四兩而極矣民間米

價豐歲二兩儉歲三兩荒歲四兩是通倉漕米至貴不過南米荒歲之價烏有每石數十金十八金

之理即云湖南江西之漕關有三石完一石者然江西湖廣賦輕僅居南漕十之一而石完數石者

又僅居江西湖廣三之一且其價亦不過增二三兩不能增至十餘兩何況以概全漕大惑不解者

二嘉慶十五年江浙巡撫章煦覆海運每米百石需水脚銀三百兩不知關東每石抵漕斛二石五

斗其價亦兩又僅三打蒙上聽肆巧挽及道光五年江蘇海運每石僅費銀七八錢每百石需費不

及百兩視章撫原奏不及三分之一即使盡教習費而漕項已足辦運乃以利國利民之上策妄誇

為病官在民之迂闊大惑不解者三西洋番舶動稱孖艘十餘萬金及近日廣東紳士延彌利堅國

人雷士士仿製二桅兵船材料工程悉同洋船不過萬九千餘兩又廣東英人所雇呂宋躉船一

艘並人新開紙燭值銀二萬圓推之三桅四桅亦不過一倍再倍中國費財二百萬即可製洋船百

艘不及軍需十分之一而妄謂欲整海防苦無經費真若中國財力遠讓外洋大惑不解者四故

國家欲無數百年之利弊在時數名官始欲整頓石實在士大夫會楷書帖括而討朝章討國故始

舍胥吏例案而圖行設國遠欲始

明代用兵兵數多而餉數少與本朝相反如韓雍俞大猷皆名將其平斷藤峽平古田皆兵



十餘萬何論餘人其不可解者一俞大猷計畫書謂二萬之兵土兵居四分之三應募之兵居其  
一月糧犒賞等費每月約銀將及一萬以二三年計之當用銀二三十萬是每月兵餉銀僅五錢又  
言張璉賊衆萬餘漢土官兵十七萬糧米十五萬銀二十餘萬整備一年圍攻兩月而後成功其餉  
數之少皆與近日天淵其不可解者二及反復明史土司傳始知明代用兵多者皆在滇粵桂川之  
地漢兵三而土兵七及東南平倭則俞戚諸人每鎮練兵不過三千即興化之覆芝溼江之捷皆平  
倭大舉亦皆不過二萬王溼江所調東保土兵不過數千是東南無土司之地即練土兵可幾俞大  
猷動言十圍五攻然其議西北車營欲以車三營兩練步兵騎卒各萬人再以二萬備他路援救其  
在安仁堡以車百兩卒三十挫虜數萬亦無十圍五攻之說豈遇小敵怯遇大敵勇乎地形異而兵  
形異一敵決矣大猷又言徵狼兵十萬祇有五萬必調十五萬方得八九萬實數是土兵之數不  
過六折良由土兵地近皆令自備資糧而官略其徵故土兵不得不虛報額數以稱沽富順是以兵  
多而餉少二疑決矣而後知明人之徵土兵亦猶 本朝之募鄉勇嘉慶五省徵匪之役調兵雖不  
出十萬然勒保奏言嘉慶初年四川鄉勇即至三十六萬故全川得以保護黔楚紅苗及臺灣蘇爽  
丈之役亦同是征內地亂民與征外夷不同必以鄉勇佐官兵之不及滇粵土賊亂處山岡則勢易  
竄錯壤腹地則民易聚故明代多徵土兵十圍五攻與 本朝之鄉勇何異若除土兵則明代用  
兵之數亦不多合計鄉勇則 本朝內地用兵之數亦不少而征伐外夷則明代與 本朝皆無土

兵鄉勇之事故情形如一讀書論世可不深思而未其故哉惟是明軍派餉而本朝無之 本朝捐  
輸助餉而明代無之此則今昔名實時勢之判然者

聖武記附錄卷十二

武事餘記掌故考證

邵陽魏源撰

兵散則易制聚則易橫藩鎮之兵何異督撫提鎮之標而藩鎮易於生亂則聚處一隅與分防各汛勢不同也取尚二藩皆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千加以餘丁二千故尚之信被逮入京有藩兵八千聞而思變之說吳三桂五十三佐領綠旗萬有二千加以餘丁四千故康熙二十五年冬懷忠將軍海潮龍奏從逆藩遺兵萬有六千之說此專指藩標兵額而言合計家口則各數萬故三桂自漢中移藩雲南遺徙數載方畢也至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成九百餘萬加以閩粵二藩歲需二千餘萬此固指海疆緬甸用兵時滿漢官兵雲集而言然合天下額兵八十餘萬歲餉亦不過一千七百餘萬三桂請兵入徇之疏籌餉亦不過三百萬此時雲貴閩廣之兵每省至多不過數萬安得遽耗天下正供之半乎劉健庭聞錄三桂踞漠時歲協餉四百餘萬殆指雲貴兩省額兵言之及一旦發難則雲貴兩省之兵皆其兵兼煇土司擁保兵數萬故能以十四萬踞湖南又以數萬由四川出漢中耿尚二逆亦先奪閩粵提鎮兵故能數道並出非專恃藩標也然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言邊省歲需協撫之銀雲南百七十餘萬貴州五十餘萬四川八十餘萬福建百六十餘萬廣東百二十餘萬廣西十七八萬除四川不數外餘皆三藩協餉歲五百餘萬雲貴不及一半較

順治間已者四分之一其時閩海鄭寇尚存兵餉本重而漭逆平後雲貴至今亦未嘗不成需場撥然則部議撤藩之時或稍遲數載或召八朝覲而杯酒釋其兵權未必不更操萬全之策

與師莫難於轉餉而出塞尤甚明史張輔征安南八十萬成祖征阿魯台五十萬皆必無之事無論永樂英主張輔名將必不若隋煬高麗之師且以漢武時衛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萬騎及負私步從十餘萬而已設何容易動言數十萬出塞乎乾隆間征安南漭逆平兵二萬餘亦聲稱大兵三十萬準噶爾入寇實兵三萬號十餘萬期成功入寇兵十七萬號三十萬安南黎季犛阻兵富貴江號七百萬皆是類也考張輔後於永樂七年九年復兩征安南皆兵不過五萬宣德初沐晟柳升合征安南兵不過七萬烏有初次獨用八十萬者乎季自成兵初稱百萬及赤心降何騰蛟亦稱五十萬考史館諸王諸臣列傳則自成患黎至山海關實二十萬又英親王自陝西追賊而南自成帥兵十三萬及守湖廣兵七萬亦共二十萬而已則五十萬殆家口婦女充數也左良玉兵號八十萬末年亦動言三十萬高傑兵動言三三十萬及降英王豫王軍前別左兵十萬高兵十三萬而已蓋平時亦家口老弱充數及降時造冊解散則水落石出也順治二年 詔新降馬步兵二十餘萬除原係各營標抽調者仍各還原營其新募者准散歸本籍約計散遣一半蓋乘驟勝之威收書敗之勢故帖耳以去無譁者此尤為金主取志降眾之法

天聰崇德之世羣臣爭獻收明之策 太宗老置不用且屢至燕京而不改其故有二一則大

軍界山家淮濟時或謂但扼運河可坐困其通倉之食一則大軍取永平灤州時或謂急攻山海可  
奔其咽喉之險然明糧屢夏至秋還與我邊外冬入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夏及則暑雨蒸海弓  
強解膠士馬瘞疫其勢不可行山海關天險重兵視靈錦諸城尤難克我軍屢攻錦州靈遠尚未得  
志而能即克關門乎若陽關取地則聲援中梗貝勒阿敏永平之役是其覆轍勢又不可行是以大  
兵所下山東諸郡縣皆旋棄不守去未報忽而

太宗講和之書亦欲舉山海關以西明人制

之關以東我朝制之雖都統祖可法有和議判明不利我之說而

聖念不計焉一旦天人合

發反關關以延王師之入故知聖者舉事不先天以開人常後天而因應

致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嘗讀孫夏峰集高陽行狀崇禎庚午收復永豐四城功績以為設墓之文

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日

文皇雖東歸所留守者如圖賴圖爾格范文程及勞薩葉臣等皆

一時勇將謀士高陽能以烏洽新集之兵櫻其鋒使大軍棄城遠去實一時奇捷明壯烈帝乃僅於  
一錦衣指揮故因凌河之役立加斥罷國安得不亡禮親王名昭捷孰于掌故嘉慶末以事結爵道  
光初卒此錄十卷中惟趙勇親王光顯寺一為據其外祖緯爾鐸之行狀頗倒舛錯於地勢賊情軍  
事無一相應宜刪去之光顯寺即額爾德尼昭也

方略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若康熙中館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畧平定朔漢方畧專載

上諭

不載奏疏既於情形不悉且

聖祖兩征準噶爾一捷於烏爾布通再捷於昭莫多今方畧從

第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爾布通之役不復追敘既於事無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則兩創準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準噶爾方略則以前編述雍正西師始末正編揚蕩準部回部且章奏文報燦如指掌蓋儲臣稟承 睿裁故體例明備惟康熙中事尚多未詳故今於

記末附載馬思哈股化行二紀一以補烏爾布通之戰一以補昭莫多之戰皆朔漢方略所未有

官書之弊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如雍正中北路大軍始駐科布多繼移察罕度爾乾隆中又移烏里雅蘇臺是三地為歷朝築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統志成於乾隆平定新疆之後乃於此三地一字不及蓋圖伊犁者既以科布多之東屬喀部非伊犁將軍所轄及圖喀部又以此三地駐官軍非蒙古汗王所轄故兩不收嘉慶中會典雖補科布多及唐努山烏梁海圖而於察罕度爾亦不之及遂以兩朝親王大將軍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統志於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東北瀕海有故哲魯雅喀庫倫春緯奇楞庫野恰喀拉諸部落各沿海島居住每歲進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鄂倫春並設佐領供調遣皆隸於寧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夫既不列於外藩則東三省邊域中諒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

皇清通典邊防門亦沿此數語甚至盛京通志於此數部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則此各部者既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列於內地動稱 國初聲教建於使犬使鹿地何在何方人為何等茫如絕域此又兩不收之一失也至索倫達呼爾巴爾虎錫伯卦勒察畢勒爾等兵均為東三

省駐防勁旅其人既非滿洲自當詳其部落乃 咸京通志八旗通志與夫一統志會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為索倫兵無知此何種落者何況天命間削平諸部擬歸滿洲者更誰問其今為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諱本朝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論遠古何論荒外

察爾度爾大營所在既不見於一統志今考方略康熙五十八年

諭以鄂勒齊圖河

河字原作鄂勒齊古語也

居喀爾喀游牧之中土肥天和同內地宜築城貯糧但與科布多大營相距千里今欲護衛游牧應於科布多及鄂勒齊圖二地各築一城

命傅爾丹詳議尋覆奏科布多隔大河水漲輒阻材木

難致惟近科布多有察罕度爾水草佳亦距鄂勒齊圖千里宜各築一城中設十一站以察罕城駐

兵護游牧按此云察罕度爾近科布多又云同去鄂勒齊圖千里則察罕度爾即科布多東南二百

里之察罕泊明矣

度爾即渾爾音轉蒙古謂泊也鄂雍正十年順承郡王錫保奏察罕度爾當阿爾勒濟圖當在烏里雅蘇臺左右

泰要路建城駐兵嗣以薪芻不足移於阿勒達爾託雅海去年又移於烏里雅蘇臺應於山嶺築礮

臺植木實土為城移察罕度爾所貯銀米兵械火藥運送其中書此以備科布多大營察罕泊大營

烏里雅蘇臺大營三地之沿革知北路大軍遷移再四地利之不易審如此

官書人名地名翻譯小異無妨大同如昭莫多一作招摩多金川前編之列耳屋後編作噶爾依前

編之勒蓋後編則烏勒圖人名則和洛輝一作何洛會辰奉一作陳泰兼旺那布坦一作策妄那卜

灘胡土克圖一作呼圖克圖此猶瓦剌之為衛拉火者之為和卓插漢之為察哈爾

皆但本朝其編皆但

從其一無庸泥執若布爾堪布爾噶蘇臺八字地名有但稱布爾堪而去下五字者噶爾順有但稱  
噶爾順者皆各從簡便不取餘聲惟是額爾齊斯河拜達里克河噶順河烏隆吉河塔密爾河博羅塔  
拉河噶斯泊色爾騰泊諸書皆無河字泊字則烏知其為地名乎水名乎則舍圖嶺博克達山不博  
圖山諸書皆無山嶺字則何由知其地名乎山名乎又蒙古謂大山為鄂博水為烏蘇河為鄂勒然  
用蒙古稱為菜山菜水可也並稱山水為某鄂博某烏蘇不可也

叙外藩事每言蒙古山川地名殊偏闕元唯一統志有最善之體例而今人不知承用如外藩各部  
山川皆以漢語大書而蒙古語分注其下如居延山蒙古語名狼山蒙古名白石山科羅七大青

山嶺喀陽山洪文陰山禮赤城山拜鹽池烏里柳河布爾獨山哈爾七金山鄂爾黑山科

我博黑水漂喀喇天河都母連赤天山曠日月池納藍白雲山持漢苑大黑山巴額木草山凡

爾鹽泊連白鹿山布虎是謂地從主人名從中國借每部落推見於前數行後此則仍用蒙古語

大書並無譯義疑徐高書乾學開局洞度山時無運藩院翻譯通使自隨故未能盡譯者悉仍其舊

此遺憾一也乾隆初大兵西征時 詔鄂容安劉統勳兼考西域今古地名沿革時或馬倥偬未

遑覆奏及事起始關西域圖志雖知伊犁為烏孫喀什噶爾為疏勒葉爾羌為沙車烏魯木齊為車

師庫車為龜茲開展為鄯善樓蘭而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其時新疆地名已定不復追

改然喀什噶爾譯云多碑房烏魯木齊譯云紅廟兒塔爾巴哈臺譯云多水嶺烏魯雅蘇臺譯云多



楊柳並無深義且建重鎮而無嘉名參史冊而難貫串斯遺憾二也或謂仿古則不通今擇雅則不諧俗然冰嶺葱嶺天山玉河黑水營屢見章奏曷嘗稱烏蘭烏蘇穆爾達坂乎黑龍江將軍不治黑龍江城而治齊齊哈爾城名實既不相應試問長白山興安大嶺鴨綠江混同江松花江大小遼河大小凌河何一非漢語而奉天錦州二府屬州縣者皆仍前代之舊曷嘗礙於通俗乎況天命天聰崇德之建元 既京興京奉天府之改號宗室排行班輩之命名何一非滿洲語烏見黑龍江之非而齊齊哈爾之是乎故知一統志之漢蒙並書為不刊之令典

官書中有互相矛盾者則不得不衷其一是如 盛京通志引魏書烏洛侯因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於已尼大水即北海難水今黑龍江則於已尼大水即黑龍江北之一泊非大北海正行魏書東夷諸國之例乃 皇清通考四裔門忽以烏洛侯俄譯為俄羅斯而於已尼大水即大北海則中隔興安大嶺相去數千里與魏書無一合此當從通志者也外清王公功績表傳載順治三年

諭曰吐魯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魯受封之地且戴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各城各有元裔汗首表貢康熙十二年吐魯番貢使至表稱成吉思汗裔承蘇魯滿汗業是則回部之為元裔明如星日乃西域圖志以回教始於唐初派罕巴爾傳至霍集占三十世遂以元代回部成吉思汗後二十餘世推之上古謂更在派罕巴爾之前謂成吉思與元太祖同名為唐以前已有回教之證幻渺鑿空莫可究詰此則當從外藩功績表傳者也

乾隆四十年五月

諭曰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書作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

加大作細亦合刪去大旁此等無謂痕痕適形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又進呈四庫書時多可以

奕作彝以虜作酋者

命將四庫館諸臣交部議處又乾隆三十二年臺灣行民倡天地會以三

指按心大指為天小指為地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為小規避處分及林爽文叛

詔查參

府縣並究其改字之幕友沈姓治罪此皆

聖訓炳煌視魏道武改柔然為蠕蠕者何啻滄海

之與蹄漆是記於教匪再天元王國賢皆書其本字

不似書而高天升馬學禮魏學務必書其本名

不曰萬二馬

紅奕大破不作紅衣而藏之刺麻西洋之英吉利皆不加口旁

地書皆作喇喇至明

手流冠各有本名如羅汝才

世王曹操惠天相天劉國能李萬慶射相高迎祥李瑞

劉體純

二隻王輔臣劉有錫子高傑王光恩小委馬進忠張光壁楊光甫

賀一龍

五長庚賀宗漢活地高加討劉浩然劉洪哲吳氏綏寇紀卷不知

核實王橫雲明史纂亦不加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勅不沾沈等形之紀傳亦廿一史未有之天柄

也

儒者著書推知九州以內至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請服則若有若無故趙氏翼胡鳴爾丹敢

於土疆河馬同春不於歸化城襲其歸路俞氏變謂西藏即古徼謂即中印度已皆差歧數千里至

聲教所不通之國則首飾勝輝尤易鑿空而莫甚於西域間見錄之文似羅斯其國不見史册必起

元明至 本朝始大故譚者莫知其涯際或以為臣服之國不知會典列朝貢之國九曰朝鮮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羅曰蘇祿曰荷蘭曰緬甸曰西洋諸國謂意大利亞英吉利其餘日本港口等國或一至無常期佛蘭西等皆為互市之國不列於朝貢况俄羅斯乎俄羅斯地包絡大西洋小西洋南洋東及黑龍江雖英吉利諸國之書亦推俄羅斯為第一大國我使臣往返止與其疆吏相接不得見其汗也若聞見錄所述控噶爾大國攻破俄羅斯者尤影響全無與退木爾沙皆以汗名為國名是錄於葱嶺以西各國皆道聽塗說不根無稽故欲知西荒厓畧者上則宜據利瑪竇南懷仁地圖近則宜觀海國圖志若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別耶西使記所述葱嶺以西各國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內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即西海俄羅斯既為屬國即兼有北海皆倭知侈張中華未覩寬濶之大

禮部會同四譯館掌省四夷之事館内存貯外國之書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為一處曰西域館暹羅緬甸八百蘇祿南掌為一處曰百夷館凡十種皆譯以漢文分其門類然皆不能全僅存崖略而已惟安南朝鮮琉球表章皆漢文近則西洋英吉利亦能以漢字通於中國夫剝駁外洋者必先洞其情今粵東番舶購求中國書籍轉譯西字故能盡識中華之情勢若內地亦設館於粵東專譯西書西史則殊俗敵情虛實強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於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於駕馭豈小補哉

朝鮮一年四貢歲終並進琉球閏歲一貢越南二年一貢於四年遣使並進南掌十年一貢暹羅三年一貢蘇祿五年外一貢緬甸十年一貢外夷惟朝鮮琉球最忠順然於中國無損益其間擊中國

者莫如暹羅其地介安南之西南緬甸之東北而富強與之敵又與二國世仇且其國王鄭氏本中國人常存肘腕思漢之心乾隆中暹羅一封而緬甸指首阮光平之降亦恐暹羅議其後卒之滅阮光平者暹羅力也其國產米甲南洋最濟廣東者數萬石兵既可禦外侮亦可佐邊氓雖朝鮮其連馬談邊防者尚加意於茲

太宗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本國之語名號俱學剌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為戒

高宗

亦言我滿洲以騎射國語為根本苟必欲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典則非殫十餘載之力不能尚何暇精騎射習武備乎此皆

許謨遠慮垂範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以黃教柔馴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即為蒙古計與其為匈奴突厥之馮陵飄忽九邊枕鋒鏑原野厭膏血何如水草履說休養生息是則以慈悲消殺伐以因果準猶根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利賴之且蒙古擬信黃教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佞佛由於其妻三娘子而中國大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故奴夷得其情可使鴉音化洋林中孚格蠻貊有能借耶蘇罪福之教以杜西洋鴉烟之毒者予是有待於高張之相與鑑川之督撫

明改元之十三中書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而會典相沿仍稱某省不稱某司此明代之失也本朝又分十三省為十七省若湖廣為湖南湖北江南為江蘇安徽陝西之西為甘肅直隸閩外為奉

天然安慶處州甘肅州皆一省中之二府不可以括全省江蘇江寧而布政司亦不可偏舉蘇州  
况陝甘總督及甘肅布政使皆治蘭州不駐甘肅州乎竊唯古者山川疆界州府部畫之誼及

國初偏沅巡撫改稱湖南之例則甘肅即古涼州又即隴西安慶即淮南江蘇即江東福建即閩高  
庶名實瞭然而形勢畢舉且今代 詔令秦疏亦稱福建為閩省安慶為皖省不稱為福省安省

雲貴兩廣則稱滇省黔省粵省不稱雲省貴省廣省豈非山川為主州郡為省不可強更者乎至宜

興儲氏大文極論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侈闊盡廢禹貢分州唐宋分道之舊合河南河北為一而黃

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為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為一而洞庭之險失今惟此合浙東浙西

為一而錢塘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

外江為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一府震破一府一省

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經略或至七鎮總督總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地

無常界兵無常將而藩鎮控制之宜並失崇論閎議上下古今雖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則形格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

功則功罪則罪勝則勝負則負紀事之文貴從實所以垂法戒也近人紀 皇朝武功七篇往往

言勝不言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迥迥於楚貝勒同鄂失機於陝總督金光

祖將軍舒起觀望於粵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縱寇於鄂爾昆河一概不書即傳爾丹和通泊之

敗額楞特咳喇烏蘇之敗亦畧一及而不詳傳爾丹和通泊之敗官兵止萬人而參贊額勒登額追援於緬甸溫福情事於金川巴忠成德鄂輝賄和於西藏恒瑞黃任簡任承恩老師於臺灣及牛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因春秋諱內夫昌黎避史譴之遺意然利鈍兵之常事嘗觀國之大皆有章奏有 上諭具載官書何必深沒其文以成疑案哉 高宗屢諭史館列傳直書諸臣

功過敬本此義以昭信史而所見之世尤倍詳予所聞之世庶幾處不謬之朝存三代之直  
述塞內之事與塞外不同史記衛青漠北之戰漢兵與胡兵相亂而隨單于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而遲明史成祖追阿魯台至捕魚兒海使張輔等窮探四五日不見一人一騎之迹班師此追寇漠北故闕略不詳若青海則在甘肅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回部之東在 本朝尚為內地乃袁枚叙岳鍾琪追羅子藏丹津之役言軍至一處但見紅柳斃斃土人曰此桑駱海也路自此窮矣究竟桑駱海在何方賊首丹津遁往何地與官軍何路相左概置不談竟若窮荒絕徼渺無邊際者金石典冊之文當使後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賊情可等諸稗官小說以幻為奇乎至劉捕內地數匪州縣榔比尤當畫沙聚米乃方畧軍報動言遇賊每村每岡某溝敗分幾路竄遁曾不言此村岡溝路何州何縣所轄且三省大牙交錯有今日川明日楚後日陝者有展在溪南暮逾漢北戰在界嶺之東追逾界嶺之西者有一日之中而各省官兵各戰各賊者若不以州縣為綱縱山川南北為經雖但見村岡溝徑紛錯馳擊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幾同小說乎史記項羽本紀六國鼎沸兵分十餘路而

地利形勢如棋布局若網在網良哉史乎

本朝出軍祭告

堂子與

郊

廟並重會典元旦

皇帝拜天則於

堂子出征拜

天亦如之故或以

堂子為祭天然四月八日奉神佛於

堂子而祭之豈又可即以

堂

子為奉佛乎且

堂子之圓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而圓殿神則名曰祖歡台吉武萬本貝子是

堂子自有一神矣神亭建於

堂子東南隅每月首內管領一人免冠脫褂解帶入跪祝叩

首四月浴佛日於

堂子祀佛則並祀圓殿神禱馬則祭馬神於別室亦兼禱圓殿神考關國方

略

太祖初起兵即禱於

堂子諸族人謀害

太祖亦誓於

堂子其時在薩爾

濟之戰前數十載則

堂子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惟圓殿神貝子之祀則不知

起於何年

說為貢山川者有三條並列之說而唐僧一行河山兩戒尤為後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三危積石  
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遼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汲潁朝鮮  
是為北紀以限戎狄此但據禹貢九州言之故以中幹為北幹其實昆侖大幹北包朔漠瀚海之外  
唐楊筠松疑龍經述四幹有云西隔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有冥惟南龍入中國分脈布祖未  
奇特蓋謂北幹中華不及見所見惟于關南山起祖東走秦豫燕趙之龍耳前代度漠之軍所至如  
狼居胥山宜顏山凌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三百里今並不得其遺

蹟造 本朝臣服漠北蒙古凡阿爾泰山杭愛山興安嶺盡據版輿於是一統志始詳北幹之支  
脉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為西北諸山之  
祖其頂在烏魯木齊西北支峯曼整分為四枝正北一枝隨額爾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境不知其遠  
近其東北一枝遠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為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抵色楞河其河東一枝  
為烏藍郭馬山繞奇勒措思泊之北又東南為白勒奇那克料山又東為昂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  
麓烏海河出其東北麓又北為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出其東麓又東北為大山喀喇河諸水出  
其南麓其南一枝蜿蜒不斷納都河呼勒泰河哈流圖河納思克河布勒濟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刺  
喀勒奇惠河阿喀勒齊思河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薩河呵善都河出其東麓山勢旋折而東布顏圖  
河出其北麓布拉齊吉兒河扎克台河出其南麓又東為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枝如黑雲  
二道界瀚海中其東為庫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顏山其南枝為都特嶺布帶山圖古克里河出其  
西麓又南為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為阿爾班岳達察嶺又東南  
為古爾板賽漢山其南為諾默渾山其東南為五百根山至空可喀爾喇龍山而止自空鄂洛河濟  
罕山南向為奇齊格納山拜彝鄂爾山查喇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皆北幹阿爾泰上游之脉  
絡也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來亦蜿蜒而東南橫亘沙漠中千餘里又東為活爾活圖山至  
色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龍山二百里南踰瀚海至套北陰山五百里此天山



中幹支脈之與北幹對值者也又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高大山脈自西北阿爾泰山來東逾踰鄂爾坤土喇諸水為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坤塔密爾諸河皆發源於此又幹大興安嶺在教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亘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處山之南為喀爾額界山之北為俄羅斯國界此北幹下游杭愛山至興安嶺盡海之脈絡也自古語北幹者莫詳於是惟以賀蘭山陰山為天山一支是為小誤蓋天山之脈盡於玉闕而賀蘭陰山則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一統志疑杭愛山即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略載

聖祖勅銘狼胥

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遠則是以汗山或肯特嶺為狼居胥山準其地望皆與古書相合惟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出甯夏循賀蘭山西行度沙磧二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題兩郎山或謂即狼居胥山則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問漢北阿爾泰山為北幹而僧一行所稱北幹者僅中幹則闕命矣惟阿爾泰山之南和闐山之北則當以天山為中幹今乃謂中幹出于闐之南山者何阿爾泰山之西為額爾齊斯河其水徑俄羅斯入北海故或疑北幹與蔥嶺不相屬而謂四大幹皆原葱嶺者何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為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龍門砥柱皆貫中幹山脊而過人力間鑿而成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黃河故道安在者何北幹中幹皆盡於興安大嶺則兩幹又似合為一幹者

何曰蓋是四疑貽誤千古夫北幹阿爾泰山之脈正從天山而來自伊犁博羅塔河之西繞賴爾齊斯河穿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泰山是蔥嶺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幹之少祖天山以阿爾泰山為正幹而其東起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幹分幹短而正幹長故北幹興安大嶺盡於東海視哈密分幹多行七千里其孰正孰輔判然徑庭矣哈密餘支東北盡於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為天山支麓河南為祁連山正幹玉門關嘉峪關皆建於此正扼二幹之交會而祁連山脈則上起于閩中煙青海下為賀蘭山陰山與天山之脈不相屬自僧一行以來皆以三危積石為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於天山蓋蔥嶺河源經回部匯於蒲昌海柳湖在天山之南于關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東隅為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即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竭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挾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旱海水小即滲水大即涸窮荒枯磧生氣不鍾於是潛源重發於青海之上遂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為一變河入中幹以後仍隨中幹左枝山脈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山陰山障其北連峯疊嶂偏之人塞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枝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於是橫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閩中尸子言古者呂梁未鑿河出五門之上故禹不得不闢龍門析砥柱以納之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於中幹之底權則顯冒乎中幹之脊是為再變使循北幹界水之常不入中幹則大漠沙塞皆水草饒沃之地人物繁庶而生氣

何由獨鍾中原乎天地之氣聖不能違乃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徙河塞外並注胡地不入中國試問徙于既入中幹以後乎則必使河從朔方冒陰山大脊而過也徙於入中幹以前乎則必使蒲昌海水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絕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滲不漚而東也不察天地之氣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幹之形勢尚足語疏導辨方略乎至謂兩幹合于興安大嶺尤為謬說夫內興安嶺與外興安嶺一在黑龍江之南一在黑龍江之北名雖同而畫然二幹祖雖同出蔥嶺而分幹皆在萬里以上一則由三危積石遠套外為賀蘭山陰山經歸化城宣石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巨內蒙古各部而為遼東之長白以盡於朝鮮一則由漠外之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為外興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於俄羅斯豈可因其同名誣為一幹殺祖禰之宗支渾華夷之界限乎職方外紀圖以阿爾泰山為西金山外興安大嶺為東金山特著北幹之脈不洵興安之稱惜無遵用之者若夫于闐中幹復分數支其在黃河北大漠南者為中幹之北幹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為中幹之中幹漢水南江水北者為中幹之南幹北則九能之士類能道之今不更僕馬

塞外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官書以厄魯特為阿魯台西域考明史外國傳阿魯台與瓦剌世相仇殺厄魯特乃瓦剌之裔宜得以仇國為其祖禰况阿之與厄音亦不遠惟元太祖本紀乃蠻之兄卜魯欲汗西奔獵于兀魯塔山榆以歸則厄魯特自是西域地名故以名其部落豈得沿阿魯台之人

名子又謂阿速為阿克蘇

續文獻通考

考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天方及賽馬爾罕又云沙哈魯部在阿速

西海島中則阿速自是蔥嶺以西之國近地中海距阿克蘇萬里豈得以蔥嶺西之國移於蔥嶺以

東乎又謂內藩蒙古之奈曼部即乃蠻外藩王公表考元史乃蠻與太祖戰營於杭海山即漠北杭

愛山也又元秘史成吉思汗征乃蠻溯克魯連河而上即克魯乃蠻塔陽汗度塔米爾河亦作塔密

地登納忽山以望敵成吉思圖之乃蠻潰遁被擒其子走至阿勒台山即阿爾成吉思盡收其部

衆是則乃蠻蓋漠北之西部為今賽音諾顏及土謝圖汗二部地而元太祖起於幹難河在克魯倫

河東北乃漠北之東部蒙古為今車臣汗地迄吞併乃蠻始徙帳杭愛山西鄂爾昆河之北塔密爾

河之南是為和特即乃蠻汗舊日王庭也若今之漠南蒙古奈曼部則太祖裔孫近在喜峯口外距

和林數千里豈得以漠北之仇部証為漠南乎至稱毒非身毒謂毒今匈奴之布魯疏勒城非疏勒

國疏勒城屬疏勒郡耿恭所守一則南北相去數千里一則東西相去數千里而顏師古聲憤注說

殺為一皆由讀史者詳中原而略外域

聖武記附錄卷十三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事功雜述

承平日久文臣有吏才者未必有邊才故將相之任兼長為難雍正西征之役大學士張廷玉力主出師薦傅爾丹為師而敗此不當進而進者阿逆之叛陝甘總督劉統勳請葉巴里坤退守哈密

詔速斥之不逾年而王師電掃西域此不當退而退者惟鄂爾泰當雍正中奉命巡視西

疆歸奏賊未可遠滅宜養兵待時遂允準夷請和之議傳聞當乾隆中阿逆來投力主用間進兵機不可失蓋二臣身歷戎行洞曉賊情故動中窺會非書生臆測所及若魏象樞亦國初儒臣乃以撤藩請誅明末二臣謝叛逆以地震請誅索相應天災且請招撫云藩引七旬于歸而有苗格使用其言大事幾去又楊名時張熙皆文學名當代而力主棄巴圖之苗疆擾改土歸流之成績智等觀場見同坐井故用違其材自古所嘆然則本朝漢文臣知兵者誰乎曰魏裔介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極陳滇黔蜀粵邊地今將滿兵速撤一旦有變贛長莫及荆襄天下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控制無事以消奸宄竊伺之心有事以扼四方水陸之要此先事之識一也敗逆叛閩時編修李光地家居蠟丸告變請大兵由汀州間道入閩及鄭送未拜又排群議力決臺灣必可取此臨事之略二也武進劉於義以文臣受知世宗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李之芳撫浙江聞賊近叛聞馳

扼衢州督陣血戰屢挫賊鋒此任事之才三也

將材半由開歷半由天授圖海於順治初為中書舍人

世祖幸南苑圖海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趾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累立西征之績明亮少時尚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東陵道路積潦舟夫皆墮行明亮躬行泥淖鄉導舟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陛仗整肅如行軍王喜嘆曰吾塔將才也後果立金川湖北之功海關祭為侍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相善各有駿馬尾蹠木蘭王欲易馬而騎海不可王笑曰子夜將使人篡取之何如是晚王遣人至見駿馬獨立荒原訖草潛騎之去忽聞窾中人語曰寄語而王吾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備之夜半忽聞帳外呼曰盜馬者遁俄而各帳齊呼捉賊聲如崩岳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海潛至帳後使從者群呼及守者出視而海公已乘馬行矣次日相見歡飲竟以馬贈之蓋服其智也此與太平廣記業紹盜馬事暗合海不讀書而機警天授豈僅趨勇絕人哉

兵貴紀律正也有時欲鼓士氣則虜掠而亦捷兵法有死無走正也有時以退為進則全軍亦為功康熙三藩之變葉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

詔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海赴德勝

門外教場閱軍即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不數日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眾踴躍無不一以當百遂破之歸而

請豁所過宣府等地稅以卹遠旅蓋以烏合與僥之眾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三法陰所謂驅市人而與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非此者幸毋藉口金川木果木之役溫福剛愎自用頓兵數月不設備額駙色布騰統領伍岱海蘭察皆請之不聽賊潛師攻我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蘭察初對陣即說曰雲氣已積散不可戰也余馬首欲東與諸公相期于美諾可也遂突圍去我清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索橋擁擠崩斷墜水死者于計海蘭察與明亮結營美諾見清兵如蟻往來嶺間遣人招集收得數千眾甫定適有持銅匪傾水者誤落地墜然清兵驚曰追賊至矣群起東去斬之不止其喪膽如此故明亮復與阿桂收兵養銳逾二載軍心始振此偏裨值驕師陷絕地故不得不全身以圖後效非此慎毋藉口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係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為乾隆名臣之冠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烟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傲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植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薦故人樂為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阿公驅使辱罵惟命邇他帥輒不樂為用征臺灣時福康安侍以前輩趨拜下風海始為之盡力一戰破賊即日抵嘉義城人以為自天而降後征廓爾喀則福康安驟勝而踰復諫自用通橋之役徵海救幾全軍覆沒及旋師西藏福康安又留連酣宴月餘

不行海屢請之大相牴牾歸不匝月而卒海公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  
瑕可蹈輒衝入賊陣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彈弓泣卜明日之勝負聽地窖知賊馬  
之衆寡驗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他人所不能學嘉慶初黔楚苗變海公先歿福康安遠束手無能  
為故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蓋獨霍去病有天才耶

軍報以賊情地勢兵機三端為要滿洲將帥罕長漢文惟高其倬鄂爾泰材兼文武故雲貴用兵諸  
奏一簡明一詳暢次則傅恒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機章京練達軍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  
前記已載其全疏至額勒登保經略川楚奏帶郎中胡思顯伏具奏稿每有小劄直陳不諱

上嘉其不欺特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其疏實有餘明暢不足至參贊德楞額奏馬蹄岡之戰保全  
川西為第一奇功蜀人譚之至今勃勃有生氣乃檢方略原疏了無精采蓋是戰之奇在於轉敗為  
勝萬死一生兼有天幸奏報時乃掩其前半陷伏危急之形與再天元鋒銳洶洶之勢但稱遇賊接  
戰擒獲渠魁其意蓋欲飾為全勝不知蓋失機宜反晦勞烈也康熙中大將費揚古奏捷朔漠惟言  
兵至某處迷失道宛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絕糧數日又於某處始遇賊初戰不利幾致挫衄仰  
賴國家威福天幸成功實出意外幕客問其故答曰廟堂不知塞外行軍之苦必且易視兵事生好  
大喜功之心豈知兵凶戰危若此將士勞苦若此烏乎元老壯猷豈獨陳謀得體哉

康熙中準夷入寇

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著之遇復之上六光地變色

上笑曰逆虜



紀順自謂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宋大將班王中議討鳴潮丹都統達信力諫言之而  
用其舊臣且天時海暑張廷玉以小程六月與師難之卒虜傳爾丹敗績於和通泊故泥經我與不  
泥經我相去亦境乾隆中我定伊犁

御製韻藻論力圖漢唐諸儲地不足耕人不足臣之說  
而西陲永真康樂中我嘉慶帝率光地力破前代指珠崖索安南之議而海波息警故尼史事與不  
泥史事相去亦遠今日動英紙上揮兵不知紙上之功即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  
十分之見淮陰背水死戰出于兵書而諸將不知崔浩涼州地利得自漢書而洋言不惑故于史學  
策者其練世故諳形勢亦必深不才以陳腐眼識不敢以虛憍情實今尚未能領會紙上而遽欲收  
功焉上難矣說

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上為五子三國志大果經未竣而卒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  
大學士范文程等言其為堪繫又聞勤登保初以待衛從趙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  
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略湯平三省教匪是 國朝滿洲武  
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書故朝廷開局譯為官書以資  
教習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為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為董  
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  
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同殉身緬海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鄂書

可以治燕里強恭訪可入樂府不遺手之藥宋人以泝游洗而楚臣得之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此  
武將言之則可若嘉定嚴行作循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漢義以補陳水之  
書而錢大昕潛研堂非作嚴氏傳或推為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聞矣

海寧查伊璜考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

王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禛文集及

吳江錫璜賦刺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馬遇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然國史  
入六奇於二臣傳明桂王南澳鎮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朝及康熙四年尚被奸僧誣其匿  
桂王子為塔是六奇在明已貴安得謂乞馬投効軍前乎列傳言六奇粵人少時乞食各郡習山川  
險易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粵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吳相  
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為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獻貴於興朝歟

順治二年王師下江浙陰典史趙應元起兵守城自六月至八月尺八十日城陷殉難乾隆中

子謙中節明史有傳而邑人黃晞狀之郊子湘傳之皆謂王師攻江陰者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

萬七千巷戰死者七十有奇石王騎將不與焉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八將皆死城下之說考是時

明兵四起最盛者浙東魯王之師列營錢唐十餘萬屢渡江攻杭次則徹靈金聲之師與虞象觀等

太湖之師亦時時窺金陵故王師半屯杭州半屯金陵勢皆不可分赴至蘇州駐防兵備千餘騎

吳淞總兵李成棟兵二千餘水師提督吳兆勝兵稱是合計不及萬人且方與松江嘉定吳江各民

兵四出角門安能盡赴江陰若撤杭州之師去赴則浙東義旅豈不鼓行而至嘉興若盡金陵之師

南下則徵軍太湖兩軍豈不乘虛而襲建業且江陰彈丸僻處人衆食寡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  
港塞斷般城中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其無稽者一也駐杭貝勒一為勒克  
德渾一為博託一為貝子屯齊後皆立功聞楚北劉大同道封順承郡王瑞重親王載在盟府其餘  
攻江陰之劉良佐李成棟等亦皆於破江陰後移征他省編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於江陰  
城下之人若果沒王事如定南王敦謹親王之殉楚粵則當延英世入祠立傳久炳日星何得使其  
姓氏其無稽二也蓋江陰樹幟於李貞之初正值兩浙三江民兵四起王師東西赴援無暇間及  
偏隅救得兼旬抗拒仲秋以後多方漸靖於是松江嘉興之兵便道移攻食盡守疲故一鼓而克要  
之貝勒并未親至江陰其圍城兵數亦斷不及紀載十分之二乃文士鋪張法其筆舌毋謂史可法  
之守揚州不及一典史守江陰甚信武城之策遂成燕郢之說且明季奇功敦若左應選乎崇禎二  
載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大壽軍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縣令左應選集  
清卒練民兵登陲誓守蒙古滿州兵再攻不克太宗親督大兵雲梯地道晝夜環攻卒解圍  
去夫以書生羅胸當真人龍戰之師臨衝因憂卒屹崇壇視表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  
堅城者尚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墨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他傳聲烈聞如昌可勝嗚幸其事具  
載本朝開國方略并非勝國鋪述之詞正猶唐宗實安市城主明祖褒廓擴帖木兒強足勸干城  
而信後世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時供言官備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

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州拔貢生令於劉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營諭降賊皆不加害嘗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嘉慶元年官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官綿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地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清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為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即大哭羅其清亦哭即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道教衣白也留清宿其營養牛酒聽約束其甚復遣帳下導清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探士鳳蝶服翎冠跣坐清望之拱手亦即下坐東西抗禮語多桀驁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為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羅其清其清恃其眾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勤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首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乘亂竄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清殺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盡力其所練鄉勇亦最敢死常破羅其清冉文儒於方山坪破王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殺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誨嬰兒蓋史冊中所希有也嘉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為總督再天元渡嘉陵江大搗獠劉清盡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及賊渡潼議罪於清

士素知清不之罪也以其廉介

命總理遼州軍餉遼州知州劉佳琦詭擬河運為陸運膏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權佳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剿撫川賊勞烈甚著帝擢四川按察使勒保劾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監運使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蠢動山東曹州賊應之巡撫同興不敢發兵清力爭三日始從其請即以清將兵承平日久兵習宴安步行四五十里即足腫清乃自躡躡房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死效賊時賊皆為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一戰於定陶之勞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盧家集山東賊先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眾往後為清策應荆法周濟山東新樂府云一聽狂擊怒若雷馳波鱗駭陣雲開蹄來却入將軍帳更與將軍共舉杯詠其事也事平授山東布政使不合於太史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清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國士風道光初卒惜未見其行狀

東三省世出名將額勒登保起家珠軒戶乾隆中以騎射選入侍衛隨征廓爾喀臺灣屢立戰功嘉慶初年平定苗疆經略三省教匪封威勇侯嘗謂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將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將命退戰是一生路故以我之長對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一法故凡追躡必窮所向不使賊得憩息距賊二三十里稍休兵力夜半馳進黎明掩擊如賊知兵追躡棄隊拒隊則繞道進之迎面逼賊則設伏擊之師行豈敢虞備常如臨敵故乘倉皇遇賊後隊未集即以前鋒

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如齊谷原於地勢則分隊進入層層據險高山峻嶺則分路帶攻前後布置每宿必四路哨探以備不虞德亦贊感發電舉而為經略節制山立謀勇相資卒戡大難其麾下功名最顯者曰二楊謂楊昭武侯遇春楊果侯升也而昭武身後行狀有大不可解者言經略額勒登保先後三省經略旋以副將放歸遊延革去經略帳下使竟皆思散去惟遇春陳說泣留眾皆感動復歸麾下卒以成功考額勒登保自嘉慶四年在川東一旬三捷連城剽賊簡殺經略嗣後至七年期定凱旋升無革去經略之事此在方略萬目共觀惟前此平苗封侯及剿湖北軍加提督爵其時不但非經略且尚未來督也豈誤以點候之事在革經略乎行狀又稱遇春惟受知於福康至額勒登保則未嘗高選春請一階半級云云考福康安沒於苗疆時遇春尚止副將及從征川楚而總兵而提督而經軍都尉廿職皆勅發保經略時事且額勒登保於嘉慶五年奏言增兵非羅漢將為難目前諸將皆稱遲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又與參贊那彥成德榜奏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屢成二人與經略亦督五路剿賊故自五年以後遇春常以提督別領偏師追賊秦隴逆有逆擒王廷詔高天德馬學禮之功是經略所保奏備當一面者惟遇春一人遇春一身立功亦莫大於川楚國士遇我亦鉢我而從以一階半級效未弁之拔擢焉昭之駕馭乎遇春初從福康安征苗時僅守備故得一歲數遷及從額勒登保官已提鎮無可復加故每一戰捷額侯輒權其第逆奪一職由從弁數載拔至副將優其子弟獨非所以報其勛勞乎蓋額侯天性嚴毅笑比河清諸將

白事無前不敢仰視通春與穆先登布皆為其長營漢再天元之戰兩翼長不相能額侯恐其備事乃令通春出營領隊而穆先登布舉副將善明代之軍中皆不服乃復令通春長左翼故行狀謂通春不見說子經略者以此皆福松桃被圍之後大軍隔險未能驟援通春請以四十騎由新寨麥地出其不意而大軍隨後福康安壯之立賞孔雀翎加都司銜通春徑穿各寨隨糧隨進賊皆驚避翌日大軍遂抵松桃繼復解永綏之圍擒酋瓜寨之眾又衝圍拔出茶山島之官兵遂復乾州連捷至副將而福康安旋卒自後通春每出師前夕輒呼福公者以此福康安保守不可與額侯同日語而其將及人才能得人死力亦大將之一長視額侯之御將通歲難乎為下者固互相長短焉

通春之神長軍旗每戰賊見黑旗即知為楊家軍其行軍守額侯之法節制嚴整靈行山湖善谷中每數里必設隊一次森然不亂縱會卒逼伏眾寡不敢未嘗少卻方王三槐既擒後川賊徐天德最悍額勒登保擊敗之於平井鋪進攻深入三四十里至大安槽兵賊屢戰如鼠鬥穴通春獨於起營木十里即據險修濠牆立營未幾動賊千餘果繞攻後路通春以數百人拒戰竟日薄暮大軍層層捲撤回營始并力擊卻是日徹通春力大軍獲前後受敵放破之於鶴游坪又令參贊德椿泰軍破之於雲臺鋪於是德天營道徐逆而通春追及擊斬千有五百賊走仁市鋪通春繞出其前大敗之許額侯病留道州聞捷即豁然自誓大隊三道兵靖邊寺賊遁黃土坎窮蹙甚而總兵朱射斗以蕭占四張長庚二賊自關中合趨營山告急通春從額勒登保赴之而屬渠縣紳董防渠河會農

露河流踏淡如弋馬聲賊數路盡渡渠河御勇數百鐵馬包賊逆復賊時朱楊兩鎮之兵諸大帥倚如左右子每急數百里外必調越賊未滅復被撤去轉戰終壽達州太平胡縣連賊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祿諸賊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五月遇春追張子聰戰大黃山周家溝屢斬獲賊進楊家山與他賊合層層設伏騎步相間我兵深入重地四面皆賊士皆失色遇春大呼陷陣酣戰三時斬賊千張子聰遁走賊是時賊冉天元最悍十一月經略額勒登保剿之於蒼溪時遇春長女真而穆克登布長右翼總略以冉天元善戰非他賊比令兩翼合刀盡銳擊賊之再分隊邀截而穆克登布與遇春議不合先三日即分兵馳出賊前迎擊城隍廟賊出奇兵斷其後路幾陷賴山御勇出馬獲賊始突圍出故軍統領春甯受傷幾死復追至蒼溪之老虎埡遇春兵據山半穆克登布據山巔左右層崖賊無出路奮死衝入穆克登布之營右軍奔潰副將王清弼據險斷後隱身危崖手刀四十餘賊刃折復奪賊矛殺賊二十餘賊麾追其眾改烏銃樹王覽之都司鄭棟貴以兵二百扼險力拒矢銃既盡為賊銃傷過半先後亡副將以下數十賊既敗右翼軍復回攻左翼於山下遇春披磨礮朽牆力拒賊黑夜乘高下辱我兵御草炬山下照耀如晝以勁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盡盡而天曙賊進遇春與阿哈保追及巴州乘雨襲之又敗方山坪自後兩翼長益不相能嘉慶五年後額勒登保遵令兩翼長各為一路穆克登布追伍金柱伍懷志於秦隴南山而遇春追高天得馬學禮王廷詔於棧道其後高天三賊為遇春一晝夜馳四百里所擒伍金柱亦為遇春乘夜攻所墮而穆克登布



卒以輕敵死於賊蓋剽銳不如節制其成敗判然若此然遇春料敵之智亦不可及平日推訥若無能遇賊輒心開機謀神中未嘗學觀閤合古法嘗追王士虎於報晚至士虎故川中劇盜專劫寨硿夜行晚伏每晦夕騰入民寨潛殺擊析吏夫不肖屠戮攻硿則鼓燧煮穴荼毒無算其避大軍遇春以三更往捕適賊由他路出襲大營求欲回救夾攻遇春不可即伏巢候其歸全數擒斬五年鎮安之戰王鴻儒劉永恭劉開玉四千餘賊長驅入山遇春繞出其前以兵塞大小中溪而伏兵南面山嶺經略追賊至賊見溪口有兵即旁趨南山伏兵自巔突出賊捲跌而下大軍合眾諸山溝全隊截焉其剽酋文潤也賊鋒銳甚遇春首進參將德榜秦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萬眾驚逼遇春據溝力拒賊矛齊逼馬首遇春震威一叱眾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壕殺退眾以為神又一日料賊必循山出朝陽民寨虜糧動兵蓋伏寨中以待僅留錫帳兵守空營距寨三里乃賊不趨寨而竟偏堡營僅隔一溝士皆失色遇春鋪頂安步出卧營外賊見曰誘我遇溝計也竟趨民寨為伏兵所破方柴關之戰官兵與叛兵多故舊不肯出力賊衝官兵為數敗先後敗赴逼春僅餘親兵數十據空寨廢垣馮垣罵賊賊大隊數千逼近忽轟然退走及獲賊問之言金甲神歷臺立云同疆七里河之戰與賊隔河東十倍我驚呼震天逼卷下馬席地而坐以安眾心并回叱其長子國柱下馬甫及地隔河已砲碎其鞍矣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或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

上詢及數為真福將道光初授陝甘總督其子國柱亦巡撫河南父子建節封圻相接

國朝漢臣由武兼文者自趙氏岳氏父子及梁化鳳梁鳳父子而外至遼春而四然趙岳梁三家立功於開創之初而遇春奮跡於承平之後尤遭逢所難至雍正中河內劉世明亦以總兵之子至浙閩總督而黜職于巴里坤又以縱兵劫掠伏法於甘州不以功名終故世不數之云

漢書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迫近羗胡高上勇力鞍馬騎射風聲習俗自古

而然 國朝漢武將陝西則張勇咸甯人提督封梁化鳳父子長安人提督勇爵王郡父子 乾州人

守乾陳福父子榆林人子大 殷化行咸陽人廣東提 楊天縱渭南人貴州提 董芳咸甯人提 甘肅則

趙良棟父子南廣人伯爵雲南提督子宏燦雲 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 岳鍾琪父子兄弟祖孫

人父昇龍叔父趙龍弟德瑛皆提督德瑛馬際伯兄弟甯夏人與弟兄皆提 潘有龍祖孫靖遠人

封威信公大將軍川陝總督子德巡撫 樊廷父子武威人提督兵康泰兄弟

提督韓良輔父子甘肅人子師懿德父子甯 人官提督 樊廷父子武威人提督兵康泰兄弟

海皆高天喜西甯人總兵 豆斌固原人 唐希順武威人 皆世履餞炳旗常及三省教匪靖而蜀

將競興東南海賊而橫閩帥繼起故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而福建則公有海澄之黃

侯有靖海之施伯有壯烈之李子男有王得祿許良功而藍廷珍父子亦繼武臺灣世襲輕車都尉

與萬正色許貞諸將並漳州閩閩故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必資西北之兵易地帶能為

良亦生材各鍾所獨 康熙中名將推趙良棟王進寶二人皆有不可及者如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子材武可勝副將十

八年吳三桂在大軍進徵漢中進軍遣用子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甯擒渠賊敵

詔擢用子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進寶內舉不避親用子不負所舉與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喜至破滇之後則趙良棟首功諸將爭取子女王常良棟獨戒所部毋入城秋毫無犯又訪得吳逆司寇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無贖覺而三桂罷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止顯良棟獨蒙操守廉潔之獎良棟初與進寶互許

聖祖擢還其疏謂其爭功忿嫉無大臣之度然婦女無所幸財帛無所受則有古大將風矣國朝以少擊眾立功者康熙中游擊潘之壽以兵二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副將韓勛以兵四百破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高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於巴里坤乾隆中兆惠以兵千六百自伊犁轉戰至巴里坤又以兵四百破霍集占兵二萬於黑水營皆蒙

列聖優寬宣示中外推潘之壽事前之未詳在康熙五十四年後屢立功青海雍正中官固原提督

康熙初討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統真十鎮兵由華節七星關入合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空河首尾夾攻檄中誤六歸為陸廣於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遠本深擒賊諜知其被圍狀整兵入援圍乃解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親治軍書之不可忽又雍正元年貴州討順廣府之長

塞苗提督楊天綬連克五十餘寨圍羊城未下撫臣何士璠檄安順知府何經文佐其軍壁壘于  
初左徑如綏官軍束手經文問曰圍何以名羊城土人對曰中白外壁陡不可上惟羊可上故經文  
卽揚言吾且令士卒攀崖夜襲而陰布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晦黑乃設伏縱羊山中走  
訖草竅竅有聲賊聞以為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擊砲如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遺敢死士八百人已  
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相藉階崖死遂斬其渠賀連奔幸奇降其眾以一字地名賴  
悟兵法亦史冊所罕可見大將訪走卒購得導之不可忽

帝王之師恒有天助我朝龍興塞外之初每戰明兵及入關破賊皆有反風疾雨大風塵沙之助故  
敵人馬蹙目而我軍得上風乘勢長驅至薩爾汗之役明軍火炮甚烈我軍惟有弓矢賴天大晦霾  
故敵槍砲皆中柳林我卒無傷者

高宗有御製詩紀之甚詳征朝鮮索倫渡鴨綠江黑龍江  
聖祖親征朔漠凡御營所止或無水之地而泉湧於旁或無草之區

皆有冰洋冰解之異及

而葺生帳左及渡直夏黃河惟御舟渡口冰解上下數里外冰結如故此皆見方略者岳鍾琪征青  
海沿海冰凍進入崇山士馬皆渴忽有清泉湧出一軍皆暢飲奏聞賜封靈應泉此見一統志者兆  
惠黑水營被圍營中掘井得水及援兵將至井忽忽遂潰圍而出亦見章奏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進  
賊過通天河無舟無筏以羊囊聯貫如筏乘風張帆而渡人馬多驚溺忽一夕水涸淺見底則上游  
冰稀橫絕斷流三軍急馳前渡水復至吳不驚以為神又陝西榆林定邊之間有碑并村止有四井

此外數十里無水是年征藏大兵過此人馬數萬南下營山水忽空漢濟首盈曹下四子大將軍遣  
飛騎探之則出東北三十里山石中次日軍去而水亦止今山上立龍王廟井旁立佛寺勒碑紀事  
此見錢唐馮一鵬塞外雜識者宋末元世祖軍至錢塘營于沙岸海潮不至者三日國初王師抵  
杭復營其地海潮亦連日不至錢塘江淺涵我軍浮騎過江遂定浙東始知宋史所載之非誕并知  
光武渡河冰堅耿恭刺山水出悲誕忠臣義士動執人定勝天之說彼與興王爭天命豈知祈天永  
命當在承平積累之時其可轉移於大運已去之後耶

聖武記附錄卷十四

武事餘記 議武五篇

城守篇

却陽魏源撰

仁不伐國，儒不諱兵。聖傳守圉，史說專城。言守不言攻，兼愛是程。作城守篇。

守備上

惟聖豫慮，惟智先幾。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太上備於平時，其次備於動幾，或則衝要，或則開歧，勿忽敵遠，弦玩即勿恃地險。惟輕節，惟嚴先民，備豫詳詳，孰敢侮予。今此下民備之如何，曰城曰池，曰城之內外。

守城之法，從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虞仰高攻，其壘虞直攻，厚其堦，虞追垣而慕靡也。則隍池，虞遠隍而憑陵也。則陴，陴惟知危者能捍危。公輸墨翟相反，而相師。城善若何，一日險要，朔方受降涼州，和戎拓地千里，不假戰功。神嘗實州，復完廢壘，跡移合城，釣山是徙是之謂據險。魏勝海州，城枕孤山，庭芝守楊，敵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內環，或沮三海以衝郛，或濬塘濬以守剌，或浚滎渠以限馬，或種榆林以制騎。此之謂設險。一曰基固，開土及丈，或得磐石，或得墟礪，皆可為勝重之本。浮泥，影沙必罪，李盡試觀，掘升者然。層沙層泥，下輒黃土，其較所載必廣厚倍之，乃久而不圯。一曰堅。

厚虎牢之土金以築汴及受元砲惟凹無縫是之謂堅襄陽西北隔值敵衝朱序築之斜十二弓劫城賊破其外固守新墉是之謂厚一日形制藝祖圖汴如蚓斜紫爰及靖康改擴方城四面受砲全堵摧傾然後知藝祖之見神也唐武威城中小城七所五姓商胡反據其五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旬日而平虜則又重城之利也

城以衛民濠以衛城臨深為高金湯勢并故築城必鑿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填二宜為度淺則浚焉聽民取濠築室燒磚或罰罪堆土培堙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颯天二宜濶濶不易越十丈為度底濶半之城上銃矢得及外隄太遠不及太狹敵馳沿裁糾專用防崩阨三宜暗并有暗井則難偷渡池底鑿井相距十步深濶皆丈及泉為度城濠內洩引流外則潛表其淺遠兵易渡是之謂重濶三者濠事備兵若其山城地勢不可以池拒城二丈掘坑高厚或錯石條以拒衝梯又或冬月糞沙列柳汲水灌之一夜凍厚堅滑莫上功約是守此之謂重險其有城河通舟者與樹椿木於水上勿若伏鐵杖於水際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有形者賊易防無形者賊必墜

城之外則敵臺是備塔是備牛馬牆宜備暗門宜備敵臺者以殺敵為義也不能殺敵則如勿臺臺貴長出不貴橫濶石厚砌其前所以捍敵也虛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層各竅之以施火器以便瞻望也其孔內狹外濶以便左右准量也各臺相距毋太遠毋太偏偏恐火器自擊其城也遠則矢石不能及人也凡輜輜木驢皂般之攻其來以俯但防上擊不虞旁下守無如何則任其掘者若

有虛臺之制左右夾乘則兩臺之間雖守垣無人亦不敢登也城堞亦名城堞以縣身為義也不能  
躬身則如勿堞堞毋太高高則矢石無力堞口毋太狹狹礙於擊賊內各置基高濶三尺可以固堞  
可以懸卒可以擊賊又各留懸孔賊遠則堞口瞭之銃矢射之近則懸孔視之商機禦之我可傷賊  
賊不我害則禦之易矣凡懸孔之磚先為彎脰以陶之既成而發用之若夫牛馬垣者在城外與  
濠上每垣一大銃實每五步則一中銃實其高及肩上各為直縫高三寸以便瞭焉再上三尺一小  
銃實再上牆者則尖其石銃其磚賊對濠則小銃擊之賊東則大銃擊之賊登牆則斧棒一擊而墜  
之或急欲不及或昏夜難辨門未敢啟則難民牲畜皆暫於垣內避之垣依城為命城以垣為衛施  
之無濠之城尤見其益此順昌所以勝敵也守禦之堅始可出奇以戰伐守以禦解圍則莫如暗門  
暗門之制潛視出入便處鑿城為門外存尺餘臨時過穿內施排柱木鐵撐焉或賊初至營陣未立  
或乘暮夜賊不覺及或圍久敵急或城攻甫息潛出精騎衝殺擊勝不遠追賊疲自逸仍於城上  
多積磚石防敵犯門急擊勿失是為暗門亦曰突門暗藏九地之下突動九天之上暗門防奸細之  
遁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

城以內則城路宜備內濠宜備巷戰宜備保甲宜備儲峙宜備凡城之內多留磴道相距半里以備緩  
急磴各一柵嚴司啟閉一防賊登一防急卒凡城之內皆設內濠深廣制度與外相當外岸周遭亦  
作垣牆賊即入城尚有內防互相夾擊賊必敗傷昔睢陽之城賊築重濠木柵以圍張巡亦於內作



濠以拒此之謂也有嚴城有內濠始可言巷戰巷戰之法許遠行之於樂陵令民築牆高過屋宇去濠其下一丁實內餘皆入伍設伏巷中洞開城戶賊果大至火施無所兵加無虞旗舉伏發擒斬無數蓋拒之城外者上也然數賊入城而關門鼎沸亦不可不備也縱不能按巷盡備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嚴戒以陷敵也守土之法可通行之平日與臨時者惟保甲與積儲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審丁核帳詰盜皆宜而守城尤亟以肅號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細以慎火盜保甲行而儲積亦易矣積糧莫如今民自積蓋輸之於官顆粒亦難貯之於室崇墉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虞不足在國然儲粟非特粟也臺城之閉但知積米不備薪芻後壞尚書省以為薪徹厲剝以飼馬又無鹽食病腫裁途是則薪宜備芻宜備魚鹽宜備白奴圍跡勒絕其城外之汜湖北魏圍虎牢遂洩城中中之井脉則水宜備外此更有醫匠技藝必用之人宜備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備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敵人深入後無輜重將斷其乳哺以創之乎抑聽其虜掠以齎盜糧乎欲籌堅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一曰清五穀秦人刈麥溫桓清趙犂徙糧黃巢躡寇率逐殺敵兵畏惟輔焚粟金師墮于謙空食強寇辟然或諭之而不信令之而不從者城中積貯無所也官府假借難拒也必給城中官地恣其囤積令自典賣而自蠲易之官無過問焉其不盡運者而後官糶入之粟有入城無出城以米易錢鄉民便以錢易米城民便飽我飢敵一舉三便如迫不及寧從焚燼二曰清牧畜凡虜掠之便無若牧畜不煩運載驅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飽敵欲李牧嚴堙入保而胡不窺

邊陲倭輕騎收掠而賊自敢逐近城則入城聚之遠城則僅壁圍之施諸邊塞尤為要策二曰清湖  
軍馬持草以糧敵持馬以強故守邊之將高秋草黃輒出近塞縱火燒荒仁恭以之制契恭思厚以  
之待薛延若夫元昊誘邊則每退一舍其地輒趨遂勝敵以寡兵金據牟乾固芻豆而汴京困于謙  
空近郊牧廩而敵騎退九清野之利害矣四曰清水泉敵所資者非草即水秦毒澁之上流以饒晉  
隋舊境內之泉以病虜劉錡毒窟固敵師毒草困敵馬五曰清廬舍清郊場又近城三丈內有屋者  
賊或內伏以仰射或取棧柱為攻梯或順風延燄或起堙乘其此皆不守之城也嚴令撤之凡遠外  
里許皆宜曠野有村落則敵得而據之有臺塔則敵得而瞰之有土阜則得以填濠而礮砲有豐  
草溝渠則敵可潛伏其有大樹及竹木囤積者皆攻城之具也或禁或除或運入之有木筏在百里  
者悉移小港而隱匿之違者軍法治之三者行而野清兵我能善敵敵不我害則先為不可勝矣雖  
其城之所衛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可盡衛者無限則所以犄角分錯各自為守非僅察其高馬

守禦中

守禦之具既備宜為守禦之人大城有三曰定號令嚴禁約廣方略稅令之要先一事權守土居中  
四正四隅各設總副五俾結隊小事畢斷大事諸行勿易旌旗毋擅號令政出多門者敗法制不行  
者敗次安鄉民土木之變于謀令兵皆守營郭外毋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毋失其所凡避亂入  
城之戶有親者休執無親者官處男女毋雜各從其伍鄉民既安其防奸細防之之法立柵壕外以詰

之分門出入以別之視聽保領以核之然後分汛地聚則難周分別易守則界畫不可不明也孤則  
易折眾則難值則眾志不可不并也然後擇賢能有什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  
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是得一人則得千百萬人失一人則失千百萬人也德與者不為長蠢愚  
者不為長暴橫者不為長悞盡者不為長奸私者不為長一隅派防三方受創然後編丁壯計其貢  
富以定多寡使富民無丁而有丁貧民有食而有食則均而無怨也堞三四人少亦二夫更番宿食  
各近且居則勞而不困也然後給予具計城若干堞若干守具若干事地而給之餘置城樓以備不時  
之需有神機火器勁弩鋒盾於扼要而備之凡人夫各記姓名於堞各識其處而以時演練之如此  
則法令定兵等約之宜申者數常禁詭言于方士恐煽眾而洩其也禁茶坊禁富朝禁夜行恐數奸  
而誣盜也禁吹簫器樂悉于恐應賊而亂耳目也禁妄動禁呼噪恐賊警我而乘隙也禁擅離汛地  
凡門柵臺堞崖獄中營游臺寺營戰營各其所離一步者斬所以壹亂也禁擅入汛地恐散謀托  
藝販以覘探也禁私啟門窗禁私酬賊語禁私啟賊書有犯者斬尤軍法所必斷也守既固矣乃可  
以禦禦之方略曰具犒賞以鼓氣其甘苦以固志置片堞以築儀設機內設設偵謀以審偽選死  
士以為親兵以禦屋設更番之游兵以策應屯扼要之外兵以犄角凡賊來攻則人各保堞有警輪  
乘無警輪巡傳食而迭宿各止其處凡便利皆助之將熟以決敵也石皆以類積之可大灌而小擊  
也灰之以替其賤也糝積泥之以防其蒸也堞置積黑以備緩急也時而還之以稽其疏佚也諒信

而實必所以致其害也。凡賊之攻我，有七乘。晝夜疲勞，使我僅曠自持久，乘我懈，風雨驟，乘我急，天之  
之疏，稀乘我竭，糧單，城平，乘我缺，失火驚擾，乘我急，聲東擊西，乘我不及，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可  
不備也。凡守城之術，心欲一氣，欲厲力，欲逸足，欲定聲，欲靜知，同生而共死，則其心一矣。知攻難而  
守易，則其氣厲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方愈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虛矢石，則其力  
逸矣。賊攻東南，我備西北，各死其所，毋離五尺。游兵四應，守兵勿易，則其足定矣。聲亂斯號，令不聞  
聲，聲斯心志不畏，聲擾斯賊人得計，手示目語，毋露其氣。夜惟更柝，畫惟旗幟，則其聲靜矣。尺賊之  
屯城也，以逸待我，罷以飽待我，飢以堅忍挫我，銳以優游懈我，簡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  
奪我氣，乍動乍靜，以疲我志，緩進散衝，以耗我勢，築壘增柵，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情，撤圍勿  
喜，疾功勿避，示怯，勿進歸師，勿易約，和毋信，詐聲，毋利，急還毋懈，久持毋懈，敵有待，援毋出，奔奔必死  
援必存。

聞之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敵詭有萬守，豈一端，其道隨殺，不厭詳矣。請極情變知者，  
觀焉。防莫重於門，槎其外以備敵之焚也，坑其內以陷敵之乘也，懸板其上以誘敵入而使為擒也。  
明文鐵凡門之制，宜備火攻，故設其扇以出銃藥，則攻者不敢前也。池其上以溜水，則火者  
無所施也。形如懸橋，橫開七孔，水如閘池，此羊保法也。若火已然，則提壘而擲之，或費糠沙而溼  
之，或益薪月城為火池，以隔之，皆所以備急也。毋徒石塞土填，以自筭而張敵也。防莫多於堞，防堞

之法瀛觀望而懸之以散矢而制火也但防賊或多懸刺木或外架浮籠防潛襲而梯登也竹編牛

皮而繫其中出內矢而捍外射也隨攻所向而布幔張之則矢石衝車不能壞也若壞及堞則木為

女垣而輪推之所以代堞也若壞及城則急柵而拒之勁槍等以守之否則益火以絕之急築偃月

城以翼之內樞深濠以備之則敵莫能害也門堞既固乃專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內外被圍者當先

安其內而後及其外賊至而甘心從逆賊入而乘機劫奪者窮民之患也北門之管以任危維州之

壘以據啟汝州之城以版築應募而潰是內應之奸也圍守既久人無固思一夫下絕衆心危疑或

嫌繫於我或欲敢居奇是離畔之奸也開倉而稟之授戈而使之則窮民安矣擇親信而任之加外

籓而錮之則內應塞矣望激燕剽即墨怒鄒縱反間降兵疑則離畔止矣嚴失火之令備救火之具

防火葯防草場所杜變也獄者變之藪庫者劫之招徑者賊之媒所以除孽也奸之外至非惟

無詞也謂謂言焉有潛襲焉有詐誘焉樂乘婦車入曲沃變衣敗卒陷樓為暉效蜀幟取景崇賊稱

中使入幽州是之謂詭言雪入蔡州霧破夾寨則乘晦冥而襲之歲首秀客元夕豈倫則乘令節而

襲之梯倚城外華州危升騎徑入隆德平賊王德橋則乘不備而襲之是之謂潛襲倖進而實迫已

去而復來聲前而掩後求和以緩備偽降以納間是之謂詐誘令嚴可以杜言備密可以防襲持重

可以制詐雖然敵之外攻者非惟陰謀也有顯患焉顯攻之術十有曰土山曰礮道曰渠濠曰雲梯

曰木甃曰地道曰撞木曰鈞手曰蟻附曰砲石曰火攻曰木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既臨內山應馬屬樓

增高明制其竈或則地道潛引彼上陷不能立陰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積柴將磴以登長  
潛投萬難以松明因風火之彼積必傾此制磴道之法也填濠之攻或草包土柳者如雨或推橋橋  
中實薪土且薦且覆遂渡莫禦若是捍之火藥為主星擲廢發敵敗而去此制填濠之法也雲梯飛  
空上於濕氈多載壯士翼以輜輳薪土隨之填壘遠前則如之何曰度其可焚火箭是宜或則鑿垣  
三木並施一鉤一距一則燎之若皆不動則謀地池通隧蓄乾潯焰勿煇重必偏陷鼓鞮急隨其焰亘  
天積尸如坻此制雲梯之法也梯高既敗乃創木驢蒙以生革十卒一車徑造城下俯劘且鉏城就  
於隍矢石莫如則如之何曰束革實脂歧如燕尾繩而燒之立燼可俟革濕或阻更以冶爐鐵汁節  
之清炙須臾或作絞車鉤索四輪俟進累竿一挽入闌則制木驢之法也上攻既窮俯攻復敗乃謀  
時道鑿土為害魚鳴地中堞傾垣壞則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繞城多坎伏壘而聽其聲空  
空掘塹以迎颶灰煽煙逼熏若熟客知有備計輟不行則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既絀將謀女牆是撞  
爰鉤蟻附砲傷四者各施主人爲皇則如之何曰客若撞木來者宜以鈎竿割之繩斷木墜計不得  
施客若鈎竿來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刀外向長柄下垂迎刀而墮以銳爲宜若拒蟻附其道多端  
繩鈎上挽錐板下搏轉石播木如函循環急則重谷斫其近攀遠則差黎刺馬環環若拒砲石以柔  
制剛張幕結網布桔囊糠障以牛革補以塊牆此拒四者之法也敢問火攻則如之何曰火之來耶  
或以高車加鎊於鑪炙炭滿油積薰助噓得水益焰樓燔可虞宜下濕沙泥漿與俱或束松竿灌膏

焚糟利用鐵鉤以斷其炷若燬已反水滅則宜或第或袋以炮為期槎緩則殆毋悔噬臍此待火攻之法也敢問水攻則如之何曰水之攻即必城庫窪窪版室膏勿為魚蝦急慕善機我鐵戟刻銜攻夜出決堰囊沙敵壘潰亂急擊無譚此待水攻之法也問者曰善

戰守下

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勝在守乎攻者生地守者死地勝在攻乎曰勝無定在制勝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恒凡破軍擒敵之道先在治自弔死問傷所以恤下積薪誓死所以厲士蓄財犒軍所以勸勇託神設誓所以固東設像朝闕所以激忠謀除反反所以伸威擊言援至所以安困開門出擊所以壯氣此制勝之本也出如脫兔動如發機此制勝之術也其術如之何曰遷其歸路而截之誘其近城而取之俟能勞之飽能飢之靜待動暇鎮卒俟制因險而制之特而角之援而結之圍而解之敵將能識之敵矢能取之禮扼英於三窟也桓桓休於夾石也清河之擒明徽也京口之困兀末也知歸路之可乘矣謂之弱弩誘美也宮之偽降陷操也雒之設伏高尚也錡之浮橋濟敵也知詐誘之可用矣俟而勞之其術有二夜鼓嚴隊若將出擊及旦乃寢伺息忽出備夕攻晝備晝乘夕更術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擾惑暮死士效敵衣號乘急劫營因風縱砲雷起奮殺雷止則寂驚與同驚息與伴息呼散噴米如萬如一暮往曉返東出西入疑鬼疑神無聲無迹此之謂暗擾飽能飢之其術有二敵有糧糧寡擊之敵恃圍積信間侵之火藥焚之輜重補之此之謂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

人毒其草芻以飢其衆實土量沙以揚其聲此之謂陰害雖然不可以不靜也守陣靜坐徐城其測  
難夫無聲而昌運北巷斷衣行刁斗寂默諱則易驚靜無不克雖然不可以不暇也臨敵爲皇諱則  
可乘渡河却掃強敵斂形俾潭湖解衣新亭其外有伴何機不也雖然不可以不伏也云云伏食  
之節母過人馬之力母肆害者之極諱言其要審休迷意得時志忍成老相百難然不可以坐俟也  
漢阻與勢莫不前唐扼虎字及兵道環綠大散巴漢金帶夫陰平成都覆於上大謂滅廣固也季餘  
關胡馬牧不守采石侯景祝縱散渡河金棒腹無悔悔無忘蟻築舍易即難前車屢覆雖然不可  
以株守也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輔如環無端何處可偏師合羣相何處可遊兵吃  
餉路何處可伏兵推半渡步騎七外分據要害善城與相腹背抄糧掠村因久必敗布圍陳宮困  
於邳莫容離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隨而分卒雖然不可以孤恃也楚非旬晉郢都覆  
趙非信陵邯鄲威史慈告急於中原松女突圍於州牧盧葭應和者不可恃卻不知兵者不可恃解  
糾者不空秦救糾者不搏檄批方擣虛格形禁然守陣間之言倍銳氣表裏夾攻坐收其弊雖然不  
可以久困也可恃者已難恃者人求援莫應非奇昌申虜范形之以緩而圍解耿恭斃之以神而圍  
解虞翻示之以衆而圍解田單火攻以十而圍解皇甫嵩以攻氣風而圍解劉琨胡笳悲憤而圍解光  
弼地道陷營而圍解張巡詐走破敵而圍解却昭守力窮而圍解趙襄聞其與國而圍解陳平間  
其後宮而圍解白起間其謀臣而圍解華元劫其走帥而圍解白然則敵將之法如之何曰射之



以書以觀其取而告也嘗之高矢以矢以觀其走而白也急運善射中之勿失是陸一而當百也請問矢直盡如之何曰縛蒿為人夜追之城敵爭射之其矢盈坑或則垣內張蓋往回敵疑主將發矢

水守篇

荆揚水國江海為池守岸等於守城水師急於陸師有金無湯詎備正奇作水守篇

問曰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泗趨河北者自汴河趨關中者自河渭皆舍舟登陸僅得半利非守之所急也非今之所諱也扼江十郡其西七渡負海七省其要十津外接島夷內防盜艇如何而形格勢禁而何如扼吭拊背願聞其宜忌可乎曰水戰莫急於舟舟戰莫急於兵水兵莫急於器請言舟要大勝小堅勝脆順風勝逆風順流勝逆流防淺防火防風防壑防鐵鎖鐵棧以閘船遇倭船如以車碾螳者閘船如城倭船如船大海相逢門船力而不鬥人力此以知大之勝小矣以粵船遇閩船如以石破缶者粵材鐵力閩材杉松風濤相撞良楫異功此以知堅之勝脆矣麟世忠以海船敗金兵虞孫曹劉盧之爭順風者得天助逆風者失事機可以知乘風之利矣春秋吳越之爭從水戰者楚常勝從陸戰者吳常勝可以知上游之利矣雖然鄱陽之戰敵艦高大我難仰攻明軍縱炬而燼之此以小勝大脆勝堅者也吳越之戰敵得風勢傳檄引舟倂避倭敵過而回舟揚灰以敗之此易下風為上風者也梁陳之戰敵順流而東直趨建康侯瑁徐出蕪湖躡其後敵

舟反風而自焚之此易潮流為上流者也若夫淺之為患御舟膠沙鄱湖幾危岳平陽公頂置草  
筏以塞港迫敵走險而逆擒之異攻交州乘潮挑戰以偽遁潮落礙杙而後來之則可以淺致敵也  
風之為患世傑颺覆於屋明金師濤捲唐島然海船之制兩頭設柁東風西馳南風北馳占驗有  
定無適不宜是可以人備風也火之為患以孟德之強而敗世忠之智而敗徐道覆之諂而敗或乘  
風烈而火之或乘無風而火之海艦無風不能動或分步兵夾岸而火之然崖山之戰海船各塗泥而火箭  
不蒸河陽之戰鐵竿拒油艇而須臾自燼是可以計禦火也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死戰於舟上何如  
潛制於舟陰數卒之破不如一艘之沈則擊運甚高然或施夾船而釘鐵或募善酒以鼓舟則亦備  
敵我沈也若乃敵進欲拒敵走欲擒或橫鐵鎖或緹舟輪繫樹沈石伏椎扼津非皆斷水之計歟欲  
破鐵鎖暗椎者宜作大筏乘以先之椎著後去大炬後隨長木灌油鎔鐵斷維若破舟聯艦艙者宜  
募勇士披鎧進攻硬則斧之薪油以從艦斷隨流焚溺敵空若破筏石礙淺者宜令善水潛以銳刀  
龍斛水漲順流莫膠此又防敵之斷水者也請言舟制曰八輪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輪其上三桅柁  
樓後峭順風使帆逆風轉輪帆索縲漫雨火不候周以生軍捍矢衝軍狼牙釘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  
風濤不偏曰樓船重列女牆戰士憑之窗矛穴弩砲車外施濕氈生華禦火是宜周環如壘可戰而  
馳牙旗金鼓大將之威無風難使多則非宜此皆用以統率者也曰火輪神舟形如海艘生華障矢  
上下三重旁輪激水中層刀釘機關以俟下艙伏卒聞疑神鬼募酒善櫓破浪如駛伴敗爭酒空舟

以姜鐵機觸刃精卒驟起火器四發橋隊披靡此用以哨探者也曰棠銜多張生革矢石是敵當師  
在內營槍是衝但取神速乘其不備空見船行曾驚入渭曰無底船士立兩舷旗幟壯觀誘敵競入  
溺死無算又或三舫聯為一貫中實旁虛浮板易護夜戰誤敵功倍事半此用以掩襲者也曰走舸  
舸立女牆多槳如飛壯士徑進絕派出奇或火或挑急遞勿疑或卒每舟前為巨艦廣實槩薪後舸內  
虛小舟藏之使風齊驅抵彼火發後舟則遁此用以焚敵者也曰鬥艦形如樓船其制稍違外牆內  
棚伏弩重不上無敵覆死士環周衝陣陷敵克壯援炮曰遊艇有舸無槳多槳迅捷虞侯用之同轉  
陣伍計會進止不失啟處此皆用以戰敵者也焚敵莫如火碎敵莫如砲砲或自震以從易船水不  
可沈風不能顛堅禦量高密敵測罕暗表識之遠近直弦舟處發後布障筏前敵莫我測望之如垣  
賊近發之齊聲震天外推內圍施必萬全此用以自守者也若乃飲馬天壘欲渡孤致宜用浮橋枕  
席過師大艘數十巨筏絙之試諸上游移置敵磯夜釣量江謀士堪師此用以濟水者也舟船無兵  
必練水師水師二要一專號令二重其練號號則淆令紛則雜編什五舟為一艇哨官轄之兩哨為  
一司分總轄之三司為一部部將轄之旗皆同色異號異號以別之舟各一總專其責成而鈐束之  
擇膽練者俾為船師臨戰股票必垂易之此之謂號令募練之法因其漁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  
之因其隨從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効用也或泗漕敵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隊而亂之或蓄疑  
潛發而燎之或鐵練擊舟而搜之或出奇載炮而擾之或言險伺間而偵之或達信圍城而應之或

甯地請援而致之其入水也敵密列其楫則遇而鋸之敵張網綴鈴則先觸以竿俟其舉網而過之其指致也或懸重賞而購之或投金大江而試之此之謂募練水師習矣其備水器水戰之器莫烈於火砲有守砲有攻砲其製莫精於西商其用莫習於西洋與其製之內地不如購之外方以敵攻敵上策莫當其說別詳諸海志請先言內地所宜者子自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索或騎水軍之命制於帆帆制於火必熬晉石蜂脂礬水以漬之竹箬縲索皆以此浸之再乾而後用之則火箭火毯不能燎也不習於水衣不宜於水或瓠片為甲而礬浮之編以鵝雁翎而浮之則皮囊木罽不能及也水底潛伏閉氣為難宜屈銀臺而三管竅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氣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臂與足心謂溺穴入水如火水族望之厥來為禍上漆柳瓢以護之下裹漆絹以固之則可無患也藤為水馬腹大如囊四足橫出尻尾俱昂前後遮浪中藏乾糧漆布為轡手板以行短棹竹鐵可戰可抗此所以備不虞也攻敵之器四或火或鉤或竿或油火箭力猛過步數百箭勁帆薄虛射無益宜近鐵施竹又以留之欲辟濕則筋纏而漆固之是曰火箭敵近十步箭遠非宜焚帆燧蓬火抓是資圖木陷刀空中華施火孔六七倒錐置之臨敵亂擲釘入帆桅或高或下釘著火隨是曰火抓桶可受斗半實硝磺薄沙覆之火盆中央加蓋微扇輕擲敵船火撒藥發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則自傷是曰火桶更有噴筒二尺堅實鑿以繩麻柄五尺長層藥一餅數層迭裝實築虛發十丈莫當

石礮風烟筒等是曰噴筒此皆火攻之器也更有火而水發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藥作

圍借火器力一發四逆逆障艦側敵備不及水沸愈熾更有火而逆風發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風  
煨灰煉油硝硫助功狼真艾朮并焙則同逆風愈勁神敵鬼工此則攻火之奇器也火藥不備火攻  
不及則如之何曰有鉤鑊馬或割其絛或鉤其艖物微用便利輕以備有撻鉤馬三鋒一柄左鈎右  
流或撻首級或鈎帆樞稍固鐵堅萬拽不曲有潛水中者馬或距或鈎嚴禁勿泄賊艘徑撞碎於銳  
鐵此鈎之利也撻竿之制施於戰艦堅木膏鐵敵艦莫近迎之立碎摧陷無並此竿之利也以人制  
人用巧出奇難自兼油擲以瓦磁風濤激蹴足滑不待油板易水縱風乘之又聞錢璫擊吳狼山已  
船飾沙豆洒敵被戰血所漬僵仆相廷又聞倭寇掠舟邊吳鄉民憤追泥濘其艦我躡屣倭艚不  
扶奮前墜之枕尸或塗此豆油沙泥之利也雖然有要焉勝於敵之不及知敗於吾之不能秘我以  
制敵反為敵制洋橋撻鉤拒非不善也岑彭縱焚橋鉤而迷兵敗竹籠紗石逼非不密也昭遠潛水  
斫籠而嶺賊潰吳人禦晉多計非不力也鐵鎖截船泄而有火筏火炬之燒杜嶽禦晉之謀非不智  
也撻檣擊船彭而不免長岐根之拒功以密成謀以泄危微乎危乎智者韜之

防苗篇

豈惟苗疆西南同此防先及桑梓作防苗篇

撫苗如撫子備苗如備疾德苗苗隄禦水攻苗黨攻伏撫苗道二文告不與目不許書及不城市吳知  
文吳知告則眾所欲歟則去所惡歟何謂所欲鹽布入於峒蕪材出於谷何謂所惡者苗不留於寨

奸民不入於寨。昏不擾於寨。備苗道三兵哨不與兵久則盡哨久則記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予  
其距傲者才具勢敵毋釀其漸歟。苗壤不疏礮裏自而入人予其距苗技習鎗矛雖眦而四其具  
其距傲神巫鬼稚牛而祭祭耗其費撫之善備之勤變乃不成距不為身不刑漸不徵狼翼而飛怒  
將食人人易禦之又曷攻之禦之百里之外攻之千阻之內攻之以兵禦之以民禦之之法曰近其  
防閉道其殺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  
歸邊牆巨山湖礮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凡制礮堡去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  
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礮容五人堡乃聚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  
要故數數倚首故勢強壁取弊清乃可以攻攻之之法曰徵兵不如募首募勇不如土蠻土蠻不如  
苗攻苗習技藝習登陟習徑路習虛實習營濶習苗情攻之之法曰騎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槍山叢  
徑仄箐密澗曲故騎射不宜步利孫捷槍利仰攻攻之之法曰合攻勿如分攻緩攻勿如速攻險深  
巢不如屯沿邊入營寫之將擊也必盤旋而出不意其審視其至捷有不擊擊以中中必遊苗窟若  
狡免然專則聚聚則堅緩則備備則延分攻故不能相顧來去不測故備勿及不株及故黨與離屯  
邊故進退如意東擊西如意水土糧餉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貪利而購之因  
其仇猜而離之因其嚮導而用之昔者諸苗武侯之渡瀘之遣李恢將別部而地利明遠哀勞勤卒  
而卒服習若夫明殷正改韓雍以盒慈經之於獠猛李化龍朱燮元之於蠻明張岳 國朝張廣泗

席爾達之於苗皆未有一道而成者也未有不數道數哨十數道十數哨交進互擊者也 大清之興也平北則吞旗為八邊險則八旗為一兵猶水也因地而制變然則取苗蠻百世師者誰乎明廣而宋將沈希儀希儀之術如之何曰撫如子備如疾段禦水驚攻伏

軍政篇

能以眾正我戰必克救時如救病治軍如治國作軍政篇

關之明大學士高拱曰兵者專門之事非倉卒嘗試可能也國家軍政內寄本兵尚書外寄邊方督撫今欲備養樞材與邊材則必自兵部司員始宜擇幹濟之士使為職方武選二司出為兵備道使山川扼塞形勢兵之強弱將之材駕四夷之情偽無不瞭於子日外以待邊方督撫之缺又使邊撫與侍郎互相出入以待尚書總督之缺終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習西北者不移於東南長東南者不移於西北則邊材自出其中矣以上高拱疏或謂明時官制異於本朝其特無軍機處無滿洲似難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兼軍機處非即明之內閣乎滿洲總統都統非即明寧京營之勳臣乎明時本兵之權與總憲家宰並推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選司亦與科道翰林並重翰林備閣臣也科道備總憲也文武選司備吏兵本部掌管也今惟科道翰林尚略同明制部曹則吏兵二部皆無重權權盡歸於軍機於是軍機章京之選速在部曹諸司之上雖其考選皆不過以書藝之工敏其選擢則幾司科道之超卓而兵部則幾同閒曹兵部果閒曹乎部曹又准刑部秋官處之司員

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尚書往往不遺他職於以歷屬刑名之選慎重文法之材與明代之儲養樞材邊材相等夫明代不關以要職視刑部今代不關求將材於兵部豈一代之兵刑異尚各成風氣歟誠使內重兵部之任與刑部秋審處等外重兵備道之職與按察司等嚴其保舉專其職掌重其事權高在儲養樞材邊材之效不可見於今日哉問者曰士必用而後見才必練而後出故國初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之芳之將出滇道抗拒屢年而後岳樂穆占趙良棟王進寶之將出準噶內闖屢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出準回型庭屢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金川楊六數年而後阿桂海蘭察之將出川楚征剿數年而後額勒登保德楞春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之初所有也時久承平變起倉卒若之何曰視其功罪知其良莠故三方震驚而一方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諸軍救劾而一軍鎮定晏如則其將臣之節制可知矣

章皇章之拔梁

化鳳 純皇帝之拔兆惠拔阿桂皆以其於他軍敗後敢孤獨完也倘曰非斯人豈遂不能早

賊則怨天地之生材不易即撥亂之朝爪牙心膂亦不過一二人未必戶穰異而家順牧

擇將為上練兵次之微調數萬而無數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則不可以固軍情作軍氣兵家所為貴

道鋒也譚倫鳳鑑光不募練金華義烏之兵放以陣法擊刺戰船火器則不能入關乎倭劉鋹卒成

梁父子非募練家丁則不能立功遼左其餘楊洪王越沈希儀馬永馬芳梁震滿桂侯世祿侯良柱趙率教金國鳳亦皆蓄帳下親兵健兒著功明文且四路出師之役劉鋹必得川兵前門設鎮之初



戚繼光必用浙兵蓋非其心腹爪牙則呼應不靈權陷不力故知驅市人與之戰古今惟淮陰侯能之若宋之韓岳則各有背莛軍明之戚繼光則全恃鴛鴦陣兵後漢之朱雋三國之呂度晉之王渾皆以家兵著名史冊今之將官固無厚秦家兵之資力惟有抽兵并餉而選練之如璘玠譚戚遺法庶猶可旋至立效乎今不暇言盡整頓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閩粵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蘇河漕督撫提鎮各標兵五萬有奇浙江四萬有奇福建六萬有奇廣東錢及七萬一有緩急輒遠調他省則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闖入由習觀粵兵之驚也粵兵之驚由糧薄伍虛也若每省汰去九兵之餉額并為精兵之餉額姑以每省汰并六千為斷別募沿海驍銳水陸各半分布澳廈寧波吳淞番舶雲集之區晝夜訓練水戰則火器火艇風濤出沒陸戰則技擊節制營壘森嚴使西夷觀之如安南日本守禦之可畏則必以閉關罷市為虞而不敢生心矣或以裁兵并餉則兵制缺額為疑不知各省虛伍豈止十分之一空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肯明裁十分之二其若具文何

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吳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勁旅乎曰此將兵之恒言而非將將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無敵中夏而天祚以數十萬眾敗於混同江之數千金人者即前日遼兵也女真滿萬不可敵而興定元光中百戰百挫於蒙古者即前日金兵也元起朔漠滅國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派沙諭葱嶺西洋西石蓋建藩封為開闢以來版圖所未有及至正末年蒙古四十萬藏於中原僅漏網六萬歸塞外者即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斲于元代而完顏陳和尚

獨以四百騎敗蒙古八千之衆宋兵風靡於金源而劉岳與吳履以東南兵摧兀朮馮陵之師同時  
同事勝敗大殊且徵近事青海厄魯特橫於國初今則青海蒙古畏黑番如虎狼歲煩官兵為之防  
戍又喀喇喀為準噶爾蹠鞣如入無人之境及趙勇親王喋血一戰斬賊數萬亦即喀喇喀之兵紅  
毛戈船火器橫行海外及鄭成功一戰逐紅夷奪臺灣而有其國亦即閩廈之兵是知兵無強弱強  
弱在將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又曰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

造砲不如購砲造舟不如購舟蓋中國紅夷大砲本得自佛郎機非中國所有也西洋各國人砲有  
繫於身乘兵有繫於新嘉坡者矣有繫於孟邁孟加臘者矣新嘉坡距澳十程專有造砲出售之市  
孟邁孟加臘亦然此皆中國商船往來之地但令每船回帆入口必購洋砲數位或十餘位繳官受  
值力自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粵東購洋砲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撤防遂棄諸虎門  
之洋此尚未購自新嘉坡孟邁而所獲已如是若飭商州購所獲更可量耶至火輪逆駛之舟為西  
夷哨探報信之利器非其本國專門工匠即出外洋兵洋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詳每遇砲傷砲損  
過即修之而不得其法斷未易於創造惟至粵卸貨西人有并船出售者矣其他國效順之人如佛  
蘭西彌利堅有願售兵船於中國者矣以彼長技禦彼長技此自古以敵攻敵之上策蓋洋砲洋船  
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國之官砲之戰船其工匠與監造之員惟知畏累而省費砲則并渣滓廢  
鐵入爐安得不震裂船則脆薄腐朽不中程不足遇風濤安能遇敵寇聞昔劉晏之造江淮運船矣

價五百貫者觀給一千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使人有餘潤私用不  
窘則官物牢固故轉運五十餘年船無破敗及後人核減估給無復寬剩於是船壞而運不繼天下  
大計孰不成於大度之人而敗於拘陋之士哉

西人之海艘堅駛巧習以其恃貿易為生計即恃海船為性命也中國之師船苟無海賊之警即終  
年停泊雖有出巡會哨之文皆潛泊於近畧內島無入之地別遣小舟攜公文往鄰界交易而還其  
實兩省哨船相去數百里從未謀面也其船歲漏斷不可以涉大洋故嘉慶中剿海盜皆先雇同安  
商艘繼造米艇實船未有即用水師之船者今即實估營造而停泊不常駕駛風浪無從練習非若  
洋船之日涉重洋則亦不過數年而船朽舵散矣如欲練戰艇則必謀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曰  
以糧艘由海運以師艘護海運而已江蘇戰艦由吳淞出口浙江戰艦由鎮海出口皆設本省海運  
之糧以達於天津 欽派驗米大臣慈津收兌後并開護運之水師然後給資團自則師船無所

巧遁而必涉大洋師船有所練習而不致曠廢其造不敢不堅其練不敢不熟縱不足整外洋亦可  
備內盜矣至福建戰艦則每年採買臺灣十萬石設至天津驗閱如前廣東戰艦或採買暹羅米數  
萬石設至天津驗閱如前天放洋以紆直分遠近粵東武舉人會試附商船北上者往往順風七晝  
夜達天津彼洋船遠涉數萬里如咫尺况版輿之內半臺米運津本近年恒事而運米採買濟粵  
亦康熙舊例今但歲歲加運推廣且可酌減南漕以紆江浙民力之窮非一舉而備數善乎總之會

哨必令收入內河監驗必由文吏而不許會哨於海島無人之地承平則以虛文欺視聽有事則見輕於盜賊

際海之國以萬數東之凡三大類曰城市曰游牧曰舟楫游牧之國恃騎射舟楫之國恃火攻水戰城郭之國恃此塵清野土者縱不長水戰豈亦不長防堵乎承平縱不習攻門亦可不習守禦乎李光弼短野戰而善馮城即以守為戰以正出奇也高彥深濶出奇兵絕敵餉道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今通刺悍之敵如李牧之於匈奴周亞夫之於吳楚李光弼之於安史威繼光之於前門皆得此力習戰難而習守易不信將帥宜習即守主吏亦可習先問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勢巖城高原濠深溝與城中倉粟足毀庫中器械利敵保申行奸究息人心固歟新島鹽鐵木石反油井泉無缺歟此豈必臨敵而後可議者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

本朝棄地守亦無用宜

今副都統率駐防滿兵回京其時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難守蓋城偏海濤船抵城外與臺灣環州崇明形勢迥殊今封禁內地之南面而守孤懸之荒嶠以徒貽外人之掣制此失地利者一兵竇山踰城迫海塘即承平之日亦宜內移於江灣酒店或再移與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守絕地不得地利二矣鎮海鎮江本糧倉場之固而或城外之格賢山先濬或城內之滿漢兵自闕有險可守且如此况無險乎專有奇城高厚無虞新城低薄難保見於上年之章奏而洋船已退一數亦曾取新城而崇厚之乎禦海也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而吳淞東西砲臺不近扼內港皆違

置於口門之外洋面之衝樹鵠以招敵使敵得以活炮攻呆礮而我反以呆礮擊活船故賊百攻百中而我十發九虛何如移諸港內岸狹之處使洋船不得如外洋之橫恣而我得以呆礮擊呆船乎且夫禦炮之法莫善於憑城尤莫善於外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圍滑縣砲攻不入最後掘地道始破之蓋外礮石中沙土大炮遇沙即止是說也聞之楊果勇倭考砲臺必築炮城礮石固易割碎即土臺亦易震裂嘗以大炮試諸土臺竟徹底掀翻惟沙心之臺垣炮不能透是說也聞之林尚書則徐紅夷之入寇與倭不同則吳兵志言倭寇長於陸戰短於水鬥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紅夷則專長戰艦火器此其倭者一倭專剽掠沿海遠同流賊紅夷則皆富商大賈不屑剽掠而藉索埠頭通互市為名專以鴉片之煙耶穌之教毒華民而耗銀幣此其倭者二紅夷之水戰與火攻強於倭鴉片之害甚於倭日本之深忌紅夷不與通市者防其鴉片與邪教也紅夷之畏日本畏其岸上陸戰也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歧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警其人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禁邪教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吾之水戰火攻不如紅夷猶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戰為教猶可言也并不能以守為教可乎不可乎今不行於海外之天驕猶可言也今并不行於海內販烟以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 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而提學使者按行

各郡例募試武童生然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  
普文賤武之俗而望其勇氣尚方乎提鎮撫標名倉糧而身倚市出應伍而歸剝績尚望其拔堅執  
銳乎聞徵調則闔門啼泣推餉求代而望其長驅敵愾乎至江北之徐州壽春浙東之處州則文試  
寥寥而武試騎射甲兩省矣徵調則爭先名募則雲集矣以此推之各省中有必不可為兵之地蘇  
松太倉杭嘉湖是也有選擇可兵之地吳之常鎮淮陽越之溫台寧波是也有一省精兵之地吳之  
徐州壽春浙之會華處州是也推之江西之贛南廣東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勁旅募兵者當  
於彼乎於此乎地不武者強之使武地不文者強之使文以一定之額數概不齊之風氣易地能為  
良乎請 勅督撫會同提學使者檄示各郡邑願裁武試增文試者聽願裁文試增武試者聽如

是則江南浙西之學校寬而江北浙東之騎射奮矣再 勅督撫會同提督總兵奏定營制永免

發兵於財賦文學之區而以其額廣募邊郡之號銳散布於腹內都郡各標併其缺優其糧則江南  
浙西無充廢之餉而江北浙東無充廢之餉而江北浙東無額少之營兵以江浙推之關廣以沿海  
推之九邊推之十七省不以郵魯之文學強燕趙之慨抗不以豐沛之剽悍膏吳越之秀良量地陰  
陽量材柔剛視執額例之一定齊風氣於五方青囊藉以揮擊索厲軍以文章者孰難易孰短長乎  
雍正中西庸米靖 憲皇帝詔各省督撫保舉技勇之士得數千人其最者統關二十石弓以

鳴鏑其胸臆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貽直司之屯巴里坤故雍正中

海內無盜賊之警而邊疆皆赴武之士神哉

聖王之年龍駕馭乎道光五載回疆之役將軍

長齡奏進新疆遣犯二千為前鋒每能晝夜劫營屢次渡水數百里偵探刻期往返卒奏克復之勳奈何動曰無兵可用又奈何動曰善民可虞誠能召募曉悍之民為兵則非吾省之回匪紅胡匪捻匪曳刀匪皆六郡之良家也沿海械鬥之輩魚鹽私販之輩市舶亡命之輩皆剽義之禽喙也以沿海梟徒為水師水師無敵於東南而海賊不患於東南矣練中原亡命為陸營陸營無敵於西北而土盜不生於西北矣收兩利祛兩害是在神明化裁之大入哉

明代征剿動調土兵而土司兵中又以廣西之狼兵湖廣永順保靖之苗兵為最以少擊眾十出九勝天下莫強焉土兵亦踴躍赴調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數如調兵三千輒以六千至調兵五千輒以萬人至然今思州田州即岑氏故地永順府即二彭氏地未聞有號雄之狼兵苗兵何哉前此轄於土司其連坐之法極嚴故土軍用命自改土歸流以後一如內地之編氓之營伍混雜無異矣今日土兵則惟金川屯練最著亦皆調一而得二調五而得十知土兵之所以勝於官兵則知官兵之必法乎土兵謹繪厥總光之營務陣法即土兵之法如一參將領三千人為一營十人為一隊有長百人為哨哨有長五百一把總六總一參將僅一營全退斬參將一總全退斬把總一哨全退斬哨長隊長如是則將與長無敢不奮死矣如軍退而參將不退戰死則斬五把總把總不退戰死斬十哨哨長不退戰死斬九卒無敢不奮死矣所誅者常不過十人則其法必行故門亂而陣不亂

可死而不可敗是士兵之法即古者節制之法也天下無常勝之兵有常勝之將自海上用兵以來未嘗新一迭將迭伍而欲士之用命能于間曰轉信何以能驅市人而與之戰曰糧食新資臣以齒騎軍孫武新龍桓以厲女戎商君千金徒木以示信田單神師走卒以陳眾此皆倉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為己猝然之用不得已為此欲速助長之法用不測之威賞以新為人之身且與淮陰置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

練兵使之有勇難使之知方尤難知方則必使人人知軍法軍情感德光訓北兵一書訓向兵一書譯委簡括人頒一冊以資誦誦後承宗事營陣法別為百人四設以送難以詰將士待其各自為答皆必使士知將心將知法意得於心應於手也如水師募閩廣之人則必選精銳所熟習而火舟火箭噴筒攻奇尾躍中槍之法非演試能精乎陸營募江淮北之人則必拔奇勇馬銃砲難所擅長而進退分合奇仗援應之法非練習能熟乎古言野戰言人自為戰者皆世亂百戰之餘深入敵境士懷必死之志者承平自戩其地進死退生演敵無節制而欲使人自為戰難練自其能乎矧臨大敵用火愈弩矢如風雨炮火若雷雷生死在呼吸平時有十分之技者臨陣僅能同其四五分臨陣能用其四五分即已無敵於天下自非訓練兵遣武以取國人三軍五令之使嚴密不離萬海風波隨為鮮不臨小敵而倉皇臨大敵而失措者

將才有文有武選武將之法即當於練兵之中選文臣將兵之法即當于取士命官之中取陽信言



取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每百為一隊而校之其技藝最勇者百中必有一人以為隊長各十  
隊長而校之又擇其知法意能約束者一人以為得將令十將將又擇其有見識知軍策者一人以  
為大將此為子練兵之中者文臣則于大槩舉人進士中擇其才略明敏者使為兵部中將別備習  
兵法為將軍實有軍則為差巡視以統邊材能將者改選別部材能裨賊者為兵備及邊部  
知府必有真材出其間此寓於取士命官之中者使務在擢之人勿用剛愎趾高之人勿用驕虐無  
識之人勿用使使借巧之人勿用

有大將有戰將孔子言軍旅之事未嘗學而又言我欲必先蓋衝靈所問者戰將之事非大將之事  
也世人勦兵神兵非學到不知從古教正不效奇節制可教奇謀不可教承平用兵得刃于節制者  
十之九付力于奇謀者十之一蓋奇謀不出於節制之外故俞大猷言孫吳之書可付于權謀之代  
非主者一統所以制四夷詰討之流帝王之師動出智勇全宜拙速無巧運當是時與化急在燃眉  
而大猷方謀十圍五攻之法氣滿皆堵海堦盡斷其大略以行收縮光至而後合攻試之無一倖漏  
網其計備倭則欲以樓船數萬中河船禦之內河為一舉抑邊而不專陸然其論備非虜則必練  
車營衝步騎火器勝之以大陣固不專以家丁取小捷亦不專以守險計自全其所見皆出李成梁  
劉顯等之上故譚綸與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實必罰公不如戚捐悍馳聘公不如劉然  
此皆小知而公可大受或曰大猷行軍凡風角占驗書門道皆不用毋乃矯枉之偏曰也大將之

識所以不可及也商周興亡同以甲子術士之奇且不同以語將之奇況可以語大將之正乎

軍儲篇一

無政事則費用不足法無久不變運無往不復作軍儲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為興利者有以節用為興利者有以塞源為興利者有以開源為興利者何謂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於國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仰莫如漕鹽行之二百歲百寶千雲晝夜蝕蝕於有人焉曰江楚蜀改小糧艘乎江浙蜀改行海運乎則和者百弊者亦百弊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則通倉胥吏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綱鹽萬變行票鹽乎首改捆倉岸費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緩納曷為不行則黠者百撓者萬撓者即黠者之人曰岸鹽恐跌價則持之岸吏恐裁薪則持之書吏捆工恐清弊則持之矣何謂節用之利普賜田租普免通負自古躑躅之仁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之世晉者宋世常遇郊大奢大赦矣三年一郊祭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敢郊蘇軾所謂以不急之費而禘之以莫大之名後世慶典普恩輿郊故何異生齒時矣饑饉甚矣有待十載普免而單先通欠者則利頑民而不利於良民官乞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民海寇攻城不及鄉里而徧免四鄉之賦則利於安堵之民而不利於被難之民國家正保有限入數千萬之名而常有通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計愈匱潦旱徧災何以蠲賑則過厚於軍事之民者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殺之民此用之宜議節者一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

之平而兵在不足止額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額增六萬之兵即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三萬九厘兵亡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之舊額再核目前之志伍或并三兵之費以養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費以募一兵使一兵當十兵之用此宜節二併一之念鴉片耗中國之精華盡于德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為金陰陽為炭不能供尾閘之需今不能禁外洋何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為酷者怨一儆百戒以止辟是也有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取且格是也竊謂禁煙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烟者斃之則統將溫飽之烟民知今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斃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斃則斃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不責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斃之事既斃則人可按籍而稽應可按期而驗倘有統將溫飽之家耻斃哀免者許以金贖視其職銜大小為罰贖之輕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贖惟販烟之犯則立誅不在贖贖之例其販烟吸烟必許告發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擊鎗而外洋無販販之人縷衣四出點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烟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舉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則禁民為非實帝王理財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盡財者真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墾資源莫如采金與更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

宋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錢不為幣幣惟黃金及銅而漢書西域傳屬賓安息條文瀕海諸回皆以金銀為錢文為物馬募為面或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鑄者唐西域記龜茲國觀賀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及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上古即用銀幣先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湖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錢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為貨幣轉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嶺以南用金銀自己以外交易用鹽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閩粵舊通番舶故用銀獨早其證二文獻通考國家二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船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穿窬受賂縱釋不問民用日以凋弊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泄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禁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為虛文乃許雲穎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船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下洋無異蓋昔時番舶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取則銀之入中國者亦必眾故昔時不聞禁出洋之銀猶今不聞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宇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

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萬人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貴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收金銀極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唐憲宗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并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度支歲入之數粟布錢帛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千兩或二十兩以為貢不為幣蘇轍元祐會計錄及元史成宗紀歲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實錄歲入之數銀但二萬四千餘兩是則自明以前重銅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斥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采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消一汐一朝銀來番舶數十年今復為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之銀值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曰開源之利

軍儲篇二

難者曰貨源多為急標開礦之為濬源則聞命兵若夫聚則難散邊夷則易釐稅課將滋弊則若

之何工鉅而無款可籌費重而無礦可贖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開銀礦 國家兵燹不徵  
礦稅乎 大清會典正供炭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永無定額  
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十兩有奇貴州思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奇四川兩廣無定  
額雲南鉛錫礦課銀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直隸黔之礦不課東不徵稅而他省獨  
患東車稅乎豈滇礦不邊外夷黔礦不邊苗疆而他省獨釐其邊夷乎甘肅甘州西寧之金礦湖南  
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為兩提標之優差伊犁塔爾巴哈臺之金礦將  
軍派兵守之客民串謀潛挖至今為駐防之利藪廣東瓊州之銀礦挖沙百觔煎銀六十兩其工費  
僅六兩此外四川馬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苟鑄雲趨衷  
糧蕩赴官特畧局稅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用沛乎如泉  
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為開采致防得不備失財不足用乎聞之滇吏曰礦丁多寡視礦苗農旺礦  
旺人眾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俟官為散遣從無聚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  
有場主聽治而平其爭以七長治場書曰之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賄稅斂曰厨長司工役飲  
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三長又有鑪長錠長銅長炭長分司米粟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迨其漏運  
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騰越邊外有桂家銀場為緬夷所淨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  
為保民所憚及桂家場之官董雁為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兵尚賢戲場於朝反在官所捕治於是兩

場之練勇皆清故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鼎結礦場之練勇以禦探夷斬敵數百亦稱奇捷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是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資邊儲且力足以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饑寒之盜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且銅鐵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聚眾者國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關官行以苛募者秦隋豈武亡國後世不關禁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賦致寇本朝未嘗不徵租稅豈有慙色乎而禁昏姻惡禽荒而廢蒐狩乎

難者又曰古常用黃金其用金之多倍從今日王莽敗時有中黃金六十萬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漢王子陳平金四萬斤問楚君臣其餘諸帝之賜臣下金輒數百斤計北魏道佛使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或赤金十萬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未聞其時淘采之方與官府權故之法懲禁之判官仲桑宏羊孔僉之徒始言天地之藏當取以富國而不可為豪強所擅然其說不通曰鹽曰鐵不聞有推金之政蜀卓程鄭皆擅冶鐵以殖行莫與通皆鑄銅山以致富未聞其藏金之數漢令私鑄鐵者則左趾博士使郡國矯造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此合後唐至興二年始除止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高平鐵至賤也而推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弛禁若水火是誠何道哉馬端臨求其說而不得因謂漢世不貴難得之貨有古人遺意夫不貴難得之貨為百金中人什產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輒列名貨殖耶桑孔心計下至

昔有草鹿皮雉鷩而獨流網於金幣有是理哉曰周官卅人掌金玉石銀之地而熟之屬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園而穫之巡其禁令詭言上世無坑冶開閉之禁者禹貢荊州厥貢惟金三品梁州厥貢銀鐵錫鉛管于禹湯鑄歷山壯山之金高幣以救水早珠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以權衡萬物之高下而御人事詭言上世不貴金為貨幣者計自太昊鑄金神農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澤不以封金之開采已足以備宇宙之用及至漢世金無耗減惟恐過多則賤故無事於開采無開采則無征權無征權則賦在山澤守自卅人其禁既屬民無從私立坑冶非若鐵為日用農器所必需銅為鑄兵鑄泉所時用有官采官鑄之權即有私采私鑄之奸日增月益法令斯繁故禁鐵反密於禁金非民樂犯銅鐵之禁而不趨采金之利也及後世鑄像寫經鑄酒飾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從事於坑冶禁唐初置陝西湖鏡衛經諸州銀冶五十八而憲宗元和中特申重銅輕銀封開坑采之令於是天下銀冶廢者數千歲采銀僅萬二千兩宣宗增銀冶二亦止歲采銀二萬五千兩則其事尚微不足比數計坑冶之盛實始於宋代各道置金冶十有一銀冶八十有四自至道至元豐初大約天下稅課金萬餘兩銀二十餘萬兩惟天禧末歲入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則除坑冶外丁稅利市折納互市所得皆數之或出自商旅或來自外夷非盡坑冶之數未嘗有礦稅病民曠徒擾民也其時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發之礦漕司廣發采錢往往傳聞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照寧法以金銀坑冶各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



一變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銀坑治許民間采二十分取一為稅此開采最善之法元末嘗有礦徒擾  
民礦稅病民也明代又變民采為官開陝西高縣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鑛冶四十二座浙江溫處  
麗水平陽等縣各設銀場局永樂中分遣官赴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又開福建浦城縣貴州太平  
溪文趾等處大理銀冶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  
萬餘浙江增至九萬餘亦尚無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也英宗初下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既而奸民私  
開坑穴相殺嚴禁不能止則封其所不當封其後言者請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  
侍郎王質往經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億過於公稅則開之不得其所以開也夫民間而  
官稅之則有利無弊明人乃禁民采而興官采何怪利不勝弊況中葉以後礦事遂屬於中璫或得  
不備費或共礦者銀至萬懸間河南山東山西中使出計十年間共進礦稅銀三百萬兩每歲僅  
三十萬而奸璫乘勢誅索中飽不啻倍蓰不惟非宋金民采之制亦且失洪水宣德官開之制今不  
歸各於璫采而反為封禁民采之口實豈不誤哉豈不誤哉更考 國朝 列聖之 詔令  
康熙五十二年則有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之 諭  
諭兩廣總督鄂爾通開礦井無取皮難取之事矣四月六月則有 諭  
諭兩廣總督馬爾泰  
銀礦毋庸封禁之事矣四十二年二月則 諭大小金川地產金沙可采為設鎮安民之費矣嘉  
慶元年六月則有塔爾巴哈台金礦窮民偷挖之不可嚴辦之 諭  
諭矣皆 聖祖 高

祖聖訓夫嘗不許開礦之證與會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

世宗不有慎重開采

之  
諭乎曰是時朝廷百廢備舉方興直隸水利請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三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蹶之歎天子不言有無本強不問標末帝王之道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可不行於雍正斷不可不行於今日

軍儲篇三

問曰近世銀幣日窮銀價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卿蔡之定推行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鏊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廣藏之便齋之輕無成色之好醜爐冶之銷耗絕銀匠之奸偽盜賊之窺伺銅鐵廢而盡鑄為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東足運銀幣之窮佐國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等諸法桑宏羊所不為蔡京改行鈔幣以盜賊之道誘賺商旅之財又王安石所不為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錢為本使商民得標券以取錢取茶鹽取香貨皆有所附麗行之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一惠便民而不在罔利即周官幣劑之道于國用何裨是故蔡京改行鈔法不用官錢直用官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而後利歸於上利歸於上者善必歸於下猶無田無宅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初行則奸偽朋生久行則不堪

覆瓿故不毀踵而廢金元明代不戒之而又師之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強人情之不願今如欲復行乎吾見造之勞行之滯敵之速偽之多盜之易集之難犯之束勒之苦抑錢而錢墮於貨抑銀而銀盡歸更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幣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興廢之由以證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錢千有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朱提縣名在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圍之其文龍直三千民廢不用夫白金非楮幣稍增其價而遂不行况以楮代幣視白鹿皮屬直四十萬直龍利尤甚以古遺本其必不行者一宋太祖取唐代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換給開寶三年置使錢務令商諸務入錢者即日結券又勅諸州商人齎券至者當日付錢不得住滯違者科罰其後成都守臣寇瑛以蜀人若鐵錢之重私券留易久不能償爭訟數起詔置交子務禁民私造詔嚴違交子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新舊相因紹興中年復詔會子格原都茶場俾商造鈔因以取茶鹽香貨不獨恃見錢為本其立法可謂盡善然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與錢不用流落民間即同見錢其究必有最後受累之人仁者其忍作俑以古准今其不可行者二宋代行交會原以通舟運之窮故大觀中蔡京鈔法准江浙湖廣福建不行蓋水鄉通舟運甚易故至今錢票亦不行於江浙楚粵今欲以西北之票強諸東南縱有官錢尚非民願其不可行者三王莽鈔幣劄言謂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行是即洪武水樂禁銀錢以行鈔法之意豈時謂禁錢嚴鈔並廢其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罪卒

不能革而金皇宗貞祐三年以民間可易多周錢不用鈔請權重自錢自是亦并許鑄錢可又注  
南錢多入宋藏者謂其業貨財以資敵國今日果禁銀行鈔不過盡收之銀於西洋其不可行者四  
王憲又謂前代鈔弊不行由指印滲製製造不精致金元光中以絨印製元光珍貨向銀鈔行之矣  
元世祖中統元年別造線鈔曰中統元寶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且許舊鈔昏爛者以新鈔倒換  
矣豈可得謂製造指印之不善乃金代則銀價日貴寶泉日賤元代則鼓鑄不給新舊混雜存之與  
銀鈔皆廢以古准今其不可行者五洪武八年折收糧稅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十石  
三十年詔以折收通賦重則困民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石銀亦永樂十一年更  
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當銀七又令交趾各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二十引其時米鹽斷無如此  
之賤特朝廷損上益下故為此制以便民使當時以銀一兩而買民四石之米金一兩而買民三十  
石之米則勢必不行今行指印者為損上益下乎損下益上乎其不可行者六漢時銀八兩直錢千  
既通賦金代鑄銀鈔每錠五十兩直錢一百貫後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其  
價又過貴其後銀鈔不明洪武中造大明寶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黃金四兩則銀錢  
之價約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一然其代錢往錄又言明初銀每兩直錢六百是則銀重鈔之令  
非民間通行之價及崇禎十六年銀每兩直錢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數百乃嚴禁小錢力復舊價制  
卒不行又 國朝順治初而銀價復以兩兌千其時豈有鴉片之害哉前歸流賦之庸掠與民間之

竊賊故賊乎也。顧氏炎武言明為虐中亦全止七八元崇禎中十元江左至十二元亦非由鴉片之故蓋世亂則雜金者多也。近十餘載間文銀每兩由千錢至于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于有三百錢人始知鴉片內灌透洋出洋之故夫流賊掠去之銀賊平即出避亂賊鑑之人亂定則償減非若遠滿外洋之有出無返也。貨幣者聖人所以衡萬物之輕重而時為之制夫豈無法以收之曰仿鑄西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而已中國銅錢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前爐而止自哈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爾錢一當內地銅錢之五以五十音兩打前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五分者每六圓易銀一兩重一錢者每十圓易銀一兩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後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鼓鑄普爾錢文曰乾隆通寶皆錫地名用圖書同字矣又命鑄藏大臣

監造大小銀錢而文乾隆寶藏漢字皆用唐古特字并於邊廓鑄造年分如廓爾哈之式矣是皆以天朝貨幣而仿外夷之式今洋錢銷融淨銀僅及六錢六分而值銀八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言鑄銀錢以利民用而抑重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幣以金以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

金代始用銀錢而歐本邑於陝西正錢糧用銀則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川陰陽所爐鑄從無易朽始於明代太祖初建中行於江浙湖廣見日知錄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川陰陽所爐鑄從無易朽

風偽之物可以刑敵而勢迫書曰貝刀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我百朋制詳五品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兩貝為別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有六壯貝一朋直五十小貝五朋直三十小貝一朋直十不成貝謂貝長不盈二分者枚直錢三足為貝貨五品玉則古為上幣

與寶皆行於三代而廢於秦世我朝臣服和闐葉爾羌玉山玉河崑崙時上進充庭溢闕乾隆時同

部官山有禁嘉慶中始聽民開采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上出 宮府之藏外植官山之產錫其等值廣其派布物華天寶民珍國瑞無傾鎔冶鑄之煩無朽腐廢道之苦此弊之可推廣者二夫開礦以濟銀之源更幣以佐銀之窮雖皆權宜救弊然尚皆天地自然之珍 國家不竭之府帝王因時宜民之助於舍此而以楮代是行冥鑑於湯世也陳明器於者定也拖畫餅於調茶易告身以一醉恐桑孔之計所不屑恐鞅斯之酷不能行

#### 軍儲篇四

貨源既開食源尤不可阜阜食莫大於屯屯屯豎莫急於八旗生計以君養人不如使人自養雖堯舜猶病博施而濟眾 國朝 列聖之厚八旗者至矣康熙三藩初定 詔發帑金六百四十萬代償八旗債負每家授賞數百金未置寸產徒糜衣食一二載蕩然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亦立時費盡雍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餘萬亦不逾旬而罄豈獨八旗之不

善節節抑其食楮浩繁矣哉 世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若干兩米若干石 聖祖時增為十二萬甲 額兵十餘萬 育兵二萬 一甲之丁積久為數十丁數百丁非一甲之糧所能贖計八旗丁冊乾隆初數十萬今則數百萬而所圖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為之所駐塌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且八旗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收服遼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興

盡滿洲滿洲又收服遼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興

之地豐沛普陽鳳泗之民而世世瞻養之者 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故園近京五百里之地重

遷析出外之禁乾隆中董鄂人滿於是舒赫德孫義溢張芳淮沈起元諸臣先後條奏或言 盛

京盛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為牧場開田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運浮糧

分京師生齒之繁或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再百里之間平即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

在膏腴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里之興和城又西百餘里之新平城川原廣沃莫勝開平可耕

亦不下數萬頃明初置衛旋棄歸蒙古我 朝平察哈爾復置為牧場致東路之燕河八達溝即大

壩西路之歸化綏遠二城即澤州二衛舊東勝境勢聲中隔應請於開平興和各駐滿兵三千紅城新平二城

各駐滿兵二千共駐防一萬屯墾牧獵先為經營五年規模可定又言在京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

將畿內八旗公產及贖回旗產每人給種一二百畝以免佃奴之被制其漢軍罷任情願在外成家

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聽其地方官吏約束或請改各省城守營駐防或請聽關東漢軍出旗歸入

四民諸臣條畫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漢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東三省滿洲舊

地宜專以供滿洲之餘丁關平興和 國初平察哈爾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在京蒙古之餘丁至

外省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漢人之俗也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其地各遵其俗

或曰近日 盛京將軍官復曾經理墾城墾之地田兵每人願移者計給地二頃房屋牛種器用旅

費具初奏定每年給二百戶而行之數年每年僅五十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耶曰懷土重遷

民難圖始漢初列侯不願就國至昭宣相為朕先就國以倡率之唐時京官轉外任至今宗室分授  
刺史郡守以重之况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代齊之師以行之然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  
師遠者數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里東西異向而八旗開命就道所至  
如歸從未聞有難色者何哉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為兵則萬里不辭語以為農則故鄉裏足今宜仍  
以駐防為名並得宗室覺羅中奏恩將軍之練總者使每人率一佐領或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  
後打牲射獵屯種各從其願兼取雇漢農以為之助不必盡責旗人為農則旗人宜無不欣然者開  
平興化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許雇漢農以為之助則數載後農牧相安  
即可裁其兵糧以歸禁旅之籍滿洲蒙古每移一駐防即可徙數千戶安有歲徙二百戶而不能者  
漢軍外任留籍既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道樂土以長子孫其心安有不懌其情安有不勇若夫  
興京東之水利清旗民之贖產清入官之籍產以兼屯滿洲蒙古漢軍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  
其扈本固基尤厚化而導之宣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軍儲第二篇補注

趙氏其著明記曰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台山僧繼顯以採銀佐北漢之賴蓋宋以前不取  
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真微其漢中推轂馬殿出銀數萬而已他皆  
於外處為采源如滇粵則有安南之宋星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克練故魏中國人往採彼特設  
之大山礦每西邊外有安南之宋星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克練故魏中國人往採彼特設  
官收稅而已大山礦每西邊外有安南之宋星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克練故魏中國人往採彼特設  
採者將軍明曉曾過其地老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昔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常  
有四萬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盡同內地當緬甸攻取時各廠丁曾採銀者常



里皆此爾西西留百分事項望吹三給又裝二制有軍國  
 新同存山北城柳所給派具滿而百口考勒三八街之初  
 民新口二水者以左己營生六程伊直千旗其莊近  
 高田縣引百道駐旗額分旗解十均準項油內國京五  
 於湖湖不條記屯開督田人應名像屯總至生府共百  
 渠松千產梁乾教自八萬此錫給耕向作並口因有里  
 六鈞頭上丑隆之行戰四器宿牛自惟連木咸以三  
 七西達擊地三樹管開千管營製倉綠升升取待千  
 丈新大渠隆十音業教故破屯惡生營料科給百八  
 新渠堂亦危年農不丁條然制具計有回令次嘉皇  
 渠成殖束在自陳渠通松額按分有同漢隱查慶子十  
 以鐵而無習格力錫地名地須漢隱查慶子十而  
 南漳視長田武以拊作明作地種美丁侵地八封頃撥  
 並西部百南移兵以權授年世十之慶饒奉部贈凡縣  
 山下鄧除阻錫屯疏入年世十之慶饒奉部贈凡縣  
 皆田之攻惠部兩派子旗騎業分結九于行尚埭勤  
 因二千不繁無兵此再民旗晉鎗餘近將用者其在  
 田畝足鉅水千新仿將三畝以己日軍亦盡和在  
 此昇云部嘉駐強松所干奏地有八崧有飽憂此職  
 錫錫地人慶伊防前糧其伊種致生奏益史自而軍地  
 伯屯渠怒有河南之公分田屯來通繁華之乾派京莊  
 屯之東園部南岸成地給二之亦力上駐宗隆東田後  
 四零北照人岸去效之貧萬有本作昨之錫入邊萬王  
 水利業耕卒照河可南廷政有截未滿伯營青地外二  
 同修水耕劍里其行禁照城已口免滿伯營青地外二  
 於兩渠廣鐵於有一於數松校分糧視洲營青地外二  
 地相敷數於有一於數松校分糧視洲營青地外二  
 昔去里年祭一十環丁布渠餘漳成察東

以保事之使守必  
 六對地山携鎮頭  
 百云有路帶安道  
 金科黃之黃之即官  
 之實姓別有鎮兵  
 肯廣夥多日千  
 其礦東夥獨程來  
 旺嘉更銀而其士  
 處應來者則大民  
 州人則大民則  
 人在左又夥多  
 婦來由太線自  
 凡洪奪據平府布  
 只事由之平府布  
 許直安其地之  
 進南國路龍州  
 不許王安南出  
 旁導南所口倍  
 及解廣轉而有  
 先余州而安相  
 餓餘南國之  
 直六以國事得  
 百所王事誰  
 始幾主收且  
 聽何稅而強  
 採而稅而強  
 即遠不則實  
 有走則擇於  
 人微相最手  
 立外役旺以